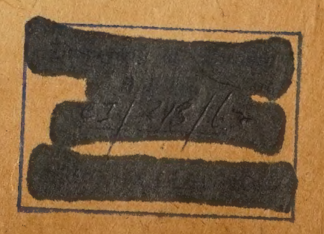



LIBRARY
OCT 28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四書一貫講

同里陸稼書陸嵩菴兩先生鑒定

孟子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

孟子卷之七

當湖顧天健惕承著

此章是發明盡人合天之學總要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心性天命四字只是一樣人具之為心心之實理為性性之自出為天天理之一定為命孟子分別出來正要人從本來處討箇下落見得天命只在人心性間人只該從心性着力知性以盡心便是知天存心以養性便是事天從此徹始徹終無少休廢以純其心便是立命而又點出修身二字者見心性不屬虛懸天命不屬冥漠即在人身上又見得此身不終軀殼須合心性天命而後成其身聖賢之學切實有要所以勝于異學俗學之空虛馳騖首節是知工夫只重知性二字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知性即所以盡心知是積累用功乃窮究其理會通貫徹而無遺盡是大段見功乃不牿于形氣之私不滯于見聞之小凡

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事理會得十分周足也天是性之源頭知天者即窮理之時窮到源頭處便是知天非更有知天工夫觀則矣二字可見蓋盡心知性有先後知性知天不分先後次節是行工夫存養並重之中尤重存心須于中帶串講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非存心之外別有養性工夫存心工夫兼動靜動亦定靜亦定是也養性亦兼動靜應事接物順其情而不害是動養事物不感守其理而不失是靜養心性便是天存之養之便是所以事天節緊承上二節來說首句是知天之至殀壽與其甚者包窮通得喪在內不貳不是硬作主意蓋知天之至此心有主自然不爲所疑苟非性分上見得十分透徹則于殀壽之際安得不爲之動次句是事天之至修身之功不外存心養性俟者盡其在我以聽殀壽之自至則事天之至矣理在天爲天天以此理賦人爲命本來十分具足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後爲物欲所奪則命便顛倒今工夫至此則命中之理全復不虧卓然自主故曰立專主理說與下莫非命也命字不同○孟子曰人有身而心爲主焉人有心而性以具焉是心性也乃天之所以命我有一定之分而吾之所當盡人以合天者也人退知求天命于天命而不知反之身以求天命于心性所以不失之于耽虛守寂即失之于泛濫無歸而天命之理于以失矣然欲從事心性以完天命非知行交進不爲功欲行而未知則所行多誤雖知而不行則所知亦虛知之功當合心性天以爲量夫心性皆天之所予然不當虛求之心而當實求之性蓋心體本自廓然無理不具至虛至靈能應萬事不可使有一毫壅蔽以致虧欠故要盡其心然心之所以能盡者非憑空懸想之可得也人生之初繼善成性性是吾心之實理爲應事之宰苟于性中之理未能精研明自得到則心便昏蔽而不能盡故能完

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

其神明不測之量而應事不窮者必能實知其性理之所在者也夫性出于天性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所謂知性者必能知其當然又知其所以然而後謂之知則一知其性而盡夫性所自出之天即在其中矣夫至知性以知天而心猶有未盡者乎行之功亦當合心性天以爲量彼天不在心性之外茲欲事天者亦不在存養之外苟知在天之天而不知在我之天則心性有虧即爲逆天所謂知者猶未貫耳故心既盡矣又當有以存之性既知矣又當有以養之心固動物每不易存必當存動察常主乎敬以遏欲而存理性本自然不容強制必優游涵育馴致自得使欲淨而理行然養之功不外乎能存存之至即可以爲養動而心常守其至正則當然之性不失靜而心常還其至中則本然之性以全而天之予我者固已順受而無遺非即所以事天而何知行交進而從事乎心性者無餘功矣所

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

慮者道高德備未獲邀天之眷不無感傷於時遇以懈其修爲則一念之疑貳一行之偶弛心性即有所虧而天所命定理便倒仆而不立故必於境遇之間由窮通得喪以至爲殀爲壽之最易動心者而亦於心性中見得十分透徹知殀壽不足爲喜慽一無疑貳但知存心養性以修其視聽言動之身直至死而無悔心焉則其所以知天者固極其至其所以事天者亦極其純而天命之理全盡無虧卓然樹立不爲後起所搖奪矣非所以立命而何學至此乃爲盡人合天于以優入聖域無難進人顧可視天命爲虛渺而不從事於心性之功哉

此章見世人有非道致死而亦諉之命者故以正命示人欲人順受適重順受其正一句而所以能順受在知命故知字亦重但知易而順受難故允重順受首節言君子當順正命宜虛涵註預透勿入講二節申言順正命事末二節言命有正有不正

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見人之當知也此命字專主氣數言莫非二字指吉凶禍福不指人物言該兼人物而所重只在人上莫非包舉衆人言順受主君子言上文修身以俟死即是順受總註有發上章末句未盡之意則上章立命專主理言而與知命命字及正命二命字同若莫非命也命字小註謂此句且活絡在這裡則兼理與氣言之甚分明蓋蒙上殀壽二句來說此一句而即接云順受其正謂不惑乎氣數之命而順受其義理之正乃所以爲立命也此專以理言即總註所謂發明未句未盡之意○孟子曰凡人境遇不能無或吉或凶或禍或福之殊而遂有趨吉避凶邀福免禍之心不知吉凶禍福自有定數莫非天命之所爲人豈得妄生希倖逆命以違故當順以受之但命當順受又不得概諉之天須在我人事無愧然後聽天之自至則吾有得吉福之理而得吉福初非僥倖其命固正也吾無得凶禍之理而得凶禍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亦非自取其命亦正也君子弟順受其正者而已矣夫此正命欲能順之必先知之苟不知如何爲正命而以爲凡事有定數遂肆欲妄行無所忌憚彼自以爲吉福而凶禍隨之是猶立巖牆之下自取其危耳是故知正命者必不肯行險僥倖以取禍敗如立於巖牆之下也蓋命有正者有非正者卽以死言之猶是死也存心養性不希冀於命而妄求不推諉於命而亂作但盡其自修之道竟不免於貧困而死者則其死爲莫之致而致乃正命也猶是死也淫心縱性爲惡犯刑以致桎梏而死者此其死乃所自取非正命也正立巖牆之下之類也安可言命蓋命中本無桎梏而盡道自不至此人豈可槩諉于命而不順受其正耶

此爲世人皆誤於所求故竝列所求之得失示以內重外輕之則使人自去審擇正欲其致力於其所可求無勞心於其所不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可得歸重在兩節末一句、而提醒處却在得失有益無益等字。

○孟子曰、今天下皆皇皇有所求矣。皆欲其求之有益、而不欲其無益矣。然亦顧其所求之事何如耳。所求之事有不同、則亦有得不能無失、而有益無益分焉。猶是求也、不求則已、一求卽得之、不舍則已、一舍卽失之。其得失係於求不求。如是、是則求之有益於得者也。此何故哉。以其所求者不在乎外、而取之至近、本其固有、爲在我性分中所自具者也。故求而可得也。猶是求也、求之則有羞惡之道以制其求、而不可妄求。求而欲得之、則有一定之命以制其得、而不可必得。其得失不係於求不求。如是、是則求之無益於得者也。此何故哉。以其所求者本非在我、而出於當世、操自他人、爲在外物欲之所難强者也。故求而不可必得也。人將求其可得而有益者乎。抑求其不可得而無益者乎。在我在外之間、夫亦可以審所求、而無自惑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强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此章是勉人以盡性之學首節言理之本然下二節言人之當然孟子欲人完皆備之我故中下二節以致責成之意不是止第其安勉之等言必如是而後無負於我之本然蓋萬物皆備所謂民我胞物我與者此仁體也人未能有反身之誠不可無强恕之事反身而誠是現成語意無工夫誠與仁一理實有此理曰誠純乎理而無私欲曰仁誠則自仁仁則亦誠微側重强恕求仁一邊。孟子曰今天下皆有一我而往往輕視其我謂天下之物皆與我無與宜其終身汩於私僞之中而去仁遠也亦甚非所以自待矣豈知我之爲我有是形體則有是心性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不啻有萬無不具於我性分之內斂之一心而非不足放之六合而自有餘蓋皆備於我矣而豈得輕視夫我耶此皆備之理天之與我本無不實而此實理本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以襍之蓋至誠而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仁者也人自有生來不假推測勉強之勞而反之於身凡視聽言動之間私意不萌物欲無累人倫日用事事實盡其理而無虧欠則誠矣誠則仰不愧俯不怍泰然順適無入而不自得其為樂蓋莫大焉若未能反身而誠則氣拘物蔽遠乎仁矣然而無慮也有求仁之法在蓋人之心理相同所以未能無私者以不知推己心以及人耳若恕也者推己及人之方也第人情莫不樂人欲而畏天理往往明知其欲而苟且因循私遂終不得而出故貴乎強誠能推我願忠之心勉強去盡忠推我願孝之心勉強去盡孝事事如此強恕而行雖未能即至乎仁然行之久則私漸以去理漸以存其與仁亦不遠矣以此求仁豈不莫近焉乎迨至由近而與仁為一則人盡天見粹然無私而與反身而誠者不異依然萬物皆備之初矣人人有一皆備之我則人人可由恕而仁以同歸於誠身之樂其萬勿小視夫我希安

〇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畏勉以致自棄其仁也哉

此章爲不能知道者發與中庸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同義行與習是行之淺深著與察是知之淺深終身由之句緊承上三句說非另一層衆字以人言不以事言。孟子曰日用之間有是事則有是道如有父子兄弟之事則有孝弟之道有君臣朋友之事則有忠信之道今人誰不體行且行之反覆申重而熟習矣乎夫不行則已既行之則必究其理之当然而無不著明焉不習則已既習之則必深究其理之所以然而無不洞察焉然後能知其道之所在而於以由之而無誤矣吾觀今之人日行乎人倫交接之事而惘惘以前不究其此事之當如何而行日習乎人倫交接之事而昧昧以處不深究其此事之所以當如何而習盖皆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夫不行習而不著察猶可望其有時而著察也日行習而不著察則終無望其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有著察之日矣宜其終身由乎事之中而不知事中之道者其人比比而是蓋日以衆多也道既不知則所行習者無非背道之爲其爲傷敗彝常而毀壞品行有不可言者矣人可不務知道乎哉

此勉人不失其羞惡之心上一句喝起下二句申以足之上三恥字俱以心言未一恥字專以事言然事實根諸心也孟子曰人生而欲改過遷善全賴一點羞恥之心恥心而有則過可改而善可遷恥心而無則過日積而善日消乃人往往竟甘於無恥其殆視此恥心爲無關係於得失而可以無者乎抑知無恥之斷斷乎不可也蓋無恥則必肆欲妄行集怨招尤而取人世之羞辱矣夫羞辱之及身人未有不畏之而思無之者而致之實在乎日所行之無恥心則即此無恥之心爲最可恥人若能以甘爲無恥之心爲可恥而深自恥之而不肯爲則自能惰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然悔悟奮然自新將終身可無恥辱之事及於身矣恥心之有無係於人如此故曰人不可以無恥也

此專爲爲機變者示警而望其能用恥也最重用恥二字首句冒起次節指出無恥之事末節深致警懼正明其大處○孟子曰天下人與人本甚相若也乃有不惟不相若而且至高下懸殊萬萬者人或以爲智愚賢不肖乃天之所定非關人爲使然而不然也實係乎人恥心之存亡耳恥心之存亡實係乎人之用不用耳使恥心無係於人品而可不用則恥之於人亦小焉者矣此必凡用恥者將不異於庸衆而不用恥者亦得儕於聖賢而後可乃自我觀之則其所係蓋甚大矣蓋人生本直率性而行至誠無僞方爲光明俊偉之人問之心而無愧人乎世而共欽其人自可日進高明而無難乃今之人往往不務誠實而專造爲機械中藏使人不測造爲變詐計謀反覆無常又且極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謂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其機之所至變之所起精熟奇詭而巧爲奸險叵測無所不至若而人者正有良心之人所深恥而不肯爲者而彼反自以爲聰明絕世可以愚弄夫人使人不能窺我竟醜然行之無所用其恥心焉夫人有恥而皆知用之故能有恥而彼獨不肯一用以致喪盡恥心則即此不恥一事已大不若人矣沉溺不返生平莫非肆欲妄行之事日趨汙下則自詡高明其聰明才智適以自害而不知何能復有若人之事哉恥心人所不有以不用而一喪至不得自列於人之中而謂恥之於人矣大乎不大乎嗟乎人之品行本爲無常不幸墮落而能中道知更則獲益於愧悔者正自無窮何至如斯人之一無若人耶欲若人吾願其知所用恥而去僞返誠也

此爲當時士之枉道者發本文雖止懷古而傷人之意已在言下賢王賢士雖若兩平責重而玩何獨不然一若與王公以下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俱就士說可見側重賢士一邊○孟子曰人之[illegible]卓於世者必當有以自重吾蓋觀於末流之所爲相成之不易而不禁慨然有念於古矣夫世之后王君公誰不自托於賢而求其無愧賢王之名者大率古爲多古王知人主之貴勢不足恃所藉以修君德而致治平者非賢士不爲功故古之賢王往往內致其敬外盡其禮以好夫在人言行之善而忘其在己尊貴之勢故當日之士亦往往樂就之相與有爲以底於成功業封之聘後車之載誠盛舉也此其所以爲賢王歟有賢王必有賢士賢王旣然而使賢士不然何以副賢王好士之心則凡古之賢士亦何獨不然乎彼蓋知吾道至足不以勢位而加但知自樂其道而忘人君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以待賢士則賢士即自重其身一見之後引嫌而退裹足不前而王公不得亟見之矣夫接見之間不屡禮貌非與爲臣之服役而奔走者比未爲羞辱賢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士即亟見何害猶且不可得而況欲從而臣事之其可得乎士非以此自高其自重之道當然耳然則賢王之好善忘勢雖賢王之盛心而實賢士有以致之自重以致王之重自賢以成王之賢追想其風不誠卓絕千古哉而何今之不然也士不自重以致王公之不致敬盡禮其不得相與有成以其稱爲賢士不亦宜乎

此章欲挽戰國遊士之趨而進之於古道重尊德樂義二句前三節須緊從遊上立論人知人不知指遊時說勿泛曰斯可以見囂囂之不易曰則可以見囂囂之不離故字承尊樂來窮達二字雖應上人知不知而實又推開說非即指知不知爲窮達窮主守故曰義義字兼德達主行故曰道道字兼德義尊樂就平日用功言不失不離又推開就行事說非窮達皆宜之謂澤自道出而注於彼故曰加曰見於世見直與修自不容泯非有心

八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於見也獨善兼善皆即指修身澤加說而着眼唯在二則字有更進一層意正見可以囂囂處○君子出處必能內重外輕而後能以吾道變易乎斯世孟子嘗以此意訓宋句踐矣謂之曰古人病珍待聘至不待聘而自往遊非古也是遊何足好然而當今之世競尚遊矣非遊之一途無由出而變易乎天下所以世好之吾子其亦好之乎獨是不好則已好之則當知遊之之道得其道則可遊不得其道則不可遊予所好之遊大抵不外當今說士之遊而未合乎吾所謂遊之道也故吾且語子以遊之道凡遊說諸侯者原欲以吾之說變易天下所尚而非有所慕於人而用我遊也故知不知皆無所計如人知吾說之善而行吾之說也彼自受益於我無加故亦囂囂然無欲自得而不之欣人不知吾說之善而不行吾之說也彼自受損於我無損故亦囂囂然無欲自得而不之戚如是則無所迎合無所忌諱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得大伸其說於人主之前而可以遊矣句踐曰人於諸侯之前未免趦趄不進囁嚅不吐故徒其說之旁若無人而囂囂自得者實難若無所以致其囂囂之本欲強為囂囂必不可敢問夫子不知何如作為斯可以囂囂矣曰夫囂囂非可以矯情為之也蓋人之遊但以爵位為重而不知有德但以利祿為慕而不知有義則得失形於外而欣戚動於中安得囂囂抑知吾固有足之己而無待於外者乎所得之善為德吾自尊奉之以居心而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也所守之正為義吾自樂循之以制事而進退出處持正不苟也尊德則根心生色天爵榮於人爵而何慕乎人爵之貴樂義則義命自安身腴富於家腴而何必於外物之誘以此而遊說諸侯則可以人知不加欣不知不加戚無入不自得而囂囂矣夫此德義者具於心性麗乎日用不以窮達為加損者也人若未能囂囂則其所尊樂者必有時而移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今惟囂囂如此故士之處窮也則貧賤自安而不失其所守之義窮而尊德樂義也其處達也則富貴無與而不離其所學之道達而尊德樂義也其見於行事之實者如此蓋士各有己己之所以立品全在乎義失義則名節有虧而已以失矣今惟窮不失義故士之在我者不降志不辱身得其己之所守焉抑民心望治而所以慰其望者惟賴有道離道則無以致治而民望虛矣今惟達不離道故能與道致治使民生有厚德有正不失其平日之仰望焉而能有得己不失望之實者其惟古之人乎古人如伊尹太公之徒當其得遇於時行其平生之志則推此德義於世而功澤徧加於民當其不遇於時不得行其平生之志則修此德義於身而名實著見於世夫得志達也不得志窮也而澤加修身如此是古人之於窮達真有無入不自得者乎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夫人惟窮而無所善則不能自得於窮便不可以處窮達而無

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
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
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
猶興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
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
也蓋降衷秉彜人所同得惟上

所善則不能自得於達便不可以處達憂窮慕達之心起而欲
囂囂不可得矣若古人則何慮乎此古人可以達亦可以窮何
也修身見世是窮則即能獨善其身矣何所不足於窮而有不
自得可以窮亦可以達何也澤加於民是達則即能兼善天下
矣何復求多於達而有不自得古人之懷抱建豎無所不宜如
此此所以能囂囂耳吾子能爲古人其於遊道庶幾矣夫
此勉學者以豪傑自期勿以凡民自棄只重無待而興意而以
有待者激厲之至文王以其能作人故借以言之不重○孟子
曰豪傑之稱人之所甚慕者凡民之稱人之所共羞者而豈知
人同生於天未嘗此豐而彼嗇人人皆可以興起於善同是興
則亦同是人耳斯亦孰得而別之曰此凡民此豪傑也哉且使
人盡暴棄必不能有爲則亦已耳乃往往有未嘗不砥礪奮發
而終域於凡民不克進於豪傑者何哉則惟此有待之念誤之

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爲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也若以爲千古之能作人者惟文王吾非不欲有爲特無善作人者爲之啟迪誘掖如文王耳有則觀感振興亦易易也夫遠文王而後興以視有文王而不能興者雖亦有間然亦思吾心思耳目之所具何少於文而必待文王乎有文則興無文則廢因人成事必得不爲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則不然知吾之心性不讓於文吾之才力亦能爲文故發奮爲雄精進不息即世遠言湮人往風微自能特立獨行於倫常之內蓋雖無文王猶興也而遂成其爲豪傑矣夫同一人耳同一興耳有待則爲凡民無待則爲豪傑凡民豪傑人自爲之耳安有生而限定者乎人亦惟去其姑待之心以策其無待之志凡民即可轉而爲豪傑也可不自勵乎哉

此爲世之溺情於富貴者發亦是內重外輕之意只重自視欿然句其所以欿然却從附字看得透來贊其過人遠正寓鼓勵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天下之蓋誰難止言識而力亦可知○孟子曰凡人識力不足者每以外物為重輕遂至動心於富貴不能自持宜其品之卑鄙而不及人也蓋富貴為人所素有人或猶能看得平常若如今韓魏之大家則富貴盛矣而又一旦倏然附益之於素來貧賤之身人之視之未有不溺於其內而志滿意足者如有人焉人視之為隆然而彼自視獨欿然心中常若有所不足絕無驕盈之念彼蓋知吾心有至富貴者在不能踰之則雖有此富貴不能加既能踰之則雖無此富貴不能損何足動心而驕盈焉故能自視欿然也其為人如此此其人為何如人非識見高明志趣遠大而有操持之力者不能則直超然於庸衆人之上而且遠過之矣世之處境者何可無此識力乎

此示人以王道之可行是言王道不是言民情王道大公至正所以能得民心最重兩道字不怨乃人心同此天理自然無怨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非必知其佚我生我而不怨也佚道兼營築勘亂等生殺事在刑上說不兼用兵○孟子曰人君爲治必以王道蓋王道大公至正無非爲民實心故法以爲治自能得民心之悅服卽以刑役二者言之可見如使民所以勞民也民最惜力勞則易怨然民之怨者必使之不以其道耳蓋爲一已之侈欲而使則背乎道爲百姓之安全而使則合乎道矣爲人上者凡有興作一以佚民之道使之勸課督率使不遊惰營築兵征皆不得已豈非勞之適所以佚之乎民自諒其使之之心而歡欣趨事矣何怨之有又如刑殺所以死民也民極畏死死則必怨然民之怨者必殺之不以其道耳蓋任一已之作惡而殺則違乎道除萬民之流毒而殺則合乎道矣爲人上者凡有刑威一以生民之道殺之誅人倫之蠹以正風化殲强暴之徒以靖地方豈非殺之適所以生之乎民自佩其殺之之公而勸懲不遑矣何怨之有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

驩虞與歡娛同皥皥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此也爲治豈不以王道爲法乎

此章從民情上賛嘆王者功用之大以明霸之不足尚也章以誠僞言此專以大小言前兩節只就民說且莫說到功業上而王道之大於霸郎於此可見末節方說到王道乃民所以皥皥之故全在過化存神上見而過化又本於存神不平上下句緊承此二句以極言其大末句打轉到霸上殺之三句便是過化郎便是存神過是刑政教之所及存是刑政教之所萌神郎化之神上下就君子言流是流那化神同流是極言君子化神之大並不重配合意註中德業二字不必分貼化神俱是業德就不日所得言在言外○孟子曰自古治術必有大小果孰是其小孰是其大者乎夫治術不外王霸二者世之求治者有謂不能爲王爲霸亦可而豈知霸之與王大相逕庭郎民情觀之可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皡皡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見同一民也霸者之民感上之惠稱頌不忘其意象欣喜歡樂殆驩虞如也而已若夫王者之民則并忘上之德驚喜之心俱有所不生故其意象廣大自得殆皡皡如也何以見其皡皡如民情莫不惡死故殺之則怨若王者則不廢刑殺而皆因民之所惡而殺之故民自不以爲怨民情莫不趨利故利之則庸若王者則實有溥利及人而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民自不以爲庸民情莫不欲善故教之則歸德於上若王者則實有以使之日遷於善而皆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初不知誰爲之者若自生自死自養自善於天地之間安樂過去與君上淡漠無情不相干與乃所謂皡皡如耳由此民情觀之而可想見王道之大矣夫治必以民化爲善而化又以神妙不測爲深不化固非王者之治化而未神亦非王者之治但民不易化凡刑政教之所及必久於此而後能化則其化猶有所間而局於小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矣夫君子則不必久於此以化之也其身之所臨風氣聲教之所被一經過焉而物即無不化化尤不易神凡刑政教之所甚必有意以及於物而後能神則其化之神猶有其迹而未為大矣夫君子則無俟有意於及物也其念之所萌身心意旨所孚尚存於中而誠即動乎物有不知其所以然而極其化神者則其化神之流於上下間者尚可量其所至哉仰觀於上上極於天天之化神所流得到處即皆君子化神之所流也俯察於下下通於地地之化神所流得到處即皆君子化神之所流也幾莫辯其為君子之化神與天地之化神矣豈非上下與天地同流乎益其德臻於化神而極其大故其業亦臻於化神而極其大如此也豈如霸者邀沾沾之小惠乘人之困急以相市而小補之云乎哉王霸為治之大小不同如此此所以王民則皞皞如而霸民僅驩虞如而已即民情以驗治道人君可不務王而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反務霸哉

此就得效之淺深以明治道之淺深見治道當審所尚而行其極至意言是號令對下政言教是教化乃身教非言教也如此看方別於仁言民畏非重足而立乃謹守法度得財非剝民奉君乃生財有道得心是移風易俗民有恒心不止愛君畏之愛之就民應我之施言得心得財就我得民之應言畏愛在政教之初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孟子曰爲治之道固欲其兼全尤當知所更重如有善政有善教則必有仁言又有仁聲莫非所以爲民均爲治者所不可廢故皆有以入乎人心我能入人自皆有所得乎民然善教仁聲其本也善政仁言其末也彼有仁愛斯民之言發於號令而未必其果能行之且但出於一時非必常徹於耳目其感入乎人心也尚淺若有仁愛之聲傳頌於人則已有所試於實事且又著於平素久已稱道於勿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袁其感入乎人心也必深故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以法令紀綱整飭民於事迹其所得乎民者有限若善教以仁義禮樂化導民之性情其所得於民者無窮故善政又不如善教之得民也何以不如彼善政所設民皆遵守約束畏之而不敢玩善教所感民皆歡悅親暱愛之而不忍忘善政不止民畏已也取之有道用之有節百姓足而君無不足有以得民之財善教不止民愛已也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或忘其勞或忘其死風俗淳厚教化大行有以得民之心夫畏惕乎迹愛生於心能愛而畏不足言矣民心爲本民財爲末得心而財在其中矣故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而仁言仁聲之入人也從可知矣夫猶是仁也善也猶且有不如若此而況末仁末善者乎可知治道進而益上爲治者可不審所尚而由淺幾深乎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此章欲人自識其良心以全仁義意當時言仁義者多不知仁義爲我之性故即愛敬之良以明仁義爲性所固有不待外求也首節良知良能且虛說只就真機發動處言之次節言良知良能之實三節申明其所以爲良通章要把不學慮看得重方見這愛親敬長是性中原有的仁義不然何以合下知能達之天下如一耶吾人用功學慮亦不可廢但本體呈露之妙全在不學慮處即後加學慮亦不過復其本體而已無不二字暗暗管着下節天下意在知愛知敬中都包能字親親即仁敬長即義不可說是仁義之發達字言人心所同然非推此及彼之謂

○孟子曰道莫大于仁義仁義者吾所固有之良爲人之所不可不全者也乃人往往謂仁義之道精微難知高遠難能因畏之而不敢爲又以爲此聖哲所獨有故能知能爲庸愚所逈無故不必求而抑知其不然乎人各有所能而能有不同有學而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能有不學而能學而能者人也可變遷不足爲良不學而能者天也無變遷其能最良乃人人所自有者也人各有所知而知有不同有慮而知有不慮而知慮而知者人也可加損不足爲良不慮而知者天也無加損其知最良乃人人所自有者也雖此良知良能而欲求其分量之全盡其後不無有待於學慮而原其本然之初則固有無待焉者洵良之至耳所謂不學慮而自知能者何其在孩提稍長之時乎知孩提之童有何知識有何能幹且並未有人教之以用愛之道乃一見其親即生歡笑一違其親即生啼泣依依戀戀無有一孩提不知愛其親者也及其稍長也亦何有知識又何有能幹且亦並未有人教之以用敬之道而一見其兄即爾恪謹不見其兄亦爾想念同居同行無有一稍長不知敬其兄者也其知非不慮而知者乎而其能知非不學而能者乎觀於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而可以識仁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

義矣人之於仁往往視爲至遠謂非吾所易能且吾所易知而抑知仁主於愛愛莫切於親親今孩提知愛則吾性本能愛能愛則性本仁矣故此親親之心即肫然一仁心也人之於義往往視爲至遠謂非吾所易能非吾所易知而抑知義主於敬敬莫大於敬長今稍長知敬則吾性本能敬能敬則性本義矣故此敬長之心即井然一義德也夫愛親敬長不過一己之眞情何遂以爲卽仁義之大道無他天下人人有親長人人能愛親敬長達之天下之大無一人不同也是雖一人之眞情而實天下之公理旣爲天下之公理而得不謂之爲仁義乎可見仁義不待外求得之最始發之最眞人人保其愛敬之初心極之無所往而不然卽以爲天下之仁人義士不難耳仁義何嘗是高遠道理人顧可自餒其良而遂爲不知不能耶

此形容聖心虛而能感之妙在寂之中而感之機已存在感之

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中而寂之理仍在蓋心惟虛故能應也上半節言其所居與人聞下半節言其取善與人異善言善行卽指深山中之言行說及其二字特狀其善應之速非居遊與聞見爲兩截事蓋言行之善是他胸中故物故一聞見便彼感而此應非必見之行事須知旣聞見之後依舊是幾希光景舉一舜實該盡聖○孟子曰人心本靜而矜智炫能人自擾之則當外感之投遂多蔽而不能應若聖人之心則異是卽如虞舜當其耕歷山時安居於深山之中與之同居者何所有惟有野人耳野人之外惟有木石鹿豕耳木石無知之物而舜與之同居鹿豕有知而仍無知之物而舜與之同遊深山中野人如此舜之心未與事接寂然不動亦如此求其所以表見其知能而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幾乎其希矣然此唯無感則然耳及其忽然間不必多也卽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因天下之幾便觸吾心之理群入心道隨物

順勝其感通之神速而無一凝滯若決江河之水沛然一往莫之能禦而天下之善皆爲一人之善矣此則大異於深山之野人而舜之所以爲舜也向使未聞未見之先即視以爲天下善莫已若而心思氣象之間岸然示異於衆則心已紛馳及其有所聞見而反不能感而遂通矣其所失於善者不亦多乎可見聖人之心惟其至虛萬理畢具之中初不預設一見故能至明萬物忽投之際亦不致遺一善藏聞見於無所見聞之中即妙見聞於無不見聞之地即舜心如此而凡聖可知人即未能如聖而能養其心于靜虛如聖即以幾於江河之決亦何難哉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

此勉人力達其善惡之良心提出人之本心以見不可糊塗過去所不爲所不欲二所字正此心極明白不差處無爲就躬行上克治無欲就發念上克治兩無字都要在心裏去無乃逆以制之之工夫與達之於所爲順以充之者不同註謂即擴充者

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定然爲所當爲欲所當欲之故此意常在如此二字內藴完了心體便無餘事故曰而已矣○孟子曰人之立心制行全賴有義而人往往謂義是極難明極難盡之事必須多方用功而後可明可盡而其實不然蓋義即在人心本能明能盡者也夫人心至靈日用之間有所爲即有所不肯爲有所欲即有所不肯欲見之倫常本無不知此羞惡之本心也但初間知之到計較利害處便自以爲不妨偶爲爲之欲之於是因循冒昧爲之欲之而義遂亡耳今誠能一知覺其所不當爲便力自禁制斷然不爲一知覺其所不當欲便力自禁制斷然不欲克去其因循覓假之習而決然截斷便必遂其初念將此無爲無欲之心由一事而推之事事由一念而推之念念無不如此一刀兩斷則所爲自必皆義而事事光明正大無歉於心所欲自必皆義而念念光明正大無惡於志如此而已

矣此外尚有何功哉而猶謂義爲難明難盡之事眞昧其本心者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此示人以處憂患之道欲其勿自阻而深自力也人皆以履艱爲不幸不知其有大得力處正須動心忍性以爲進益地恒存者非必一定要知此而知此者多疢疾不止孤孽特舉孤孽以見例全重操心危慮患深句○孟子曰人情每快意於安樂而拂意於困窮殊不知困窮乃成德之地也凡人處倫常日用之間而欲通達於事理以處之咸宜非有德慧術知不可在心之理爲德本其理以燭幾於未然爲德之慧處事之方爲術因其方以悉協於當然爲術之知是德慧術知雖性所本具而平生沉溺於晏安之境無所磨練則其慧知以昏蔽廢弛而不出若身處疢疾災患頻仍方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德慧術知乃以生焉雖上哲之人其慧知之有非必藉乎疢疾而藉乎

獨孤臣孼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孼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疢疾而得之者為多故人情恒存乎此也何以驗其然嘗觀之臣子之倫而可見臣而為得君之臣則不致孤立於朝其心慮便就安享逸操持任意而臣職之事理多敝矣子而為得親之子則無所見憎於內其心慮亦既安享逸無患可防而子職之事理易蒙矣若夫新進疏逖而為孤立之臣庶孽生子而多嫉妬之遭則吾見其往往能通達於事理而周旋君父之際曲盡忠孝之道此何故哉則以獨此二臣子常不得於君親而有疢疾者也所為一有差失而禍患隨之縱使賦質愚昧不能通達於事理而常恐罹于禍患則其心內不得不操之精審嚴密有如臨深履薄之危懼其於外患不得不慮之專一沉着極其反覆變態之深遠操慮如此則屈抑之下益深磨礪危懷之餘曲盡經營固而周知人情備嘗世故而於為臣為子之道自能生其德慧術知知明處當不罹禍患而後知其得達焉者為此故

〇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人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

也豈非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乎孤孽如此凡類乎孤孽者可知矣然惟操心能危慮患能深故疢疾為有益於人耳若處疢疾之中而視同安樂不去操心慮患安能藉此以為成德之地則疢疾原非不幸而求達仍在乎人有疢疾者當知此而勉之而無疢疾者亦能以處疢疾之心處之其庶幾矣哉

此是次第人臣品格一等高一等欲人知忠佞之別上臣之概而取法乎上也孟子曰自古君臣之分義不容逃然有一臣必有一品吾為計其品概大約有四其間有最卑者有遜高者為人臣者不可不辨之而知所取法焉有一等謂之事君人者其事是君則但為阿意徇私以圖君之容其身但為逢迎意旨以冀君之悅其心也其志於富貴有如此者彼容悅臣但知有君不知有社稷其品最下則夫不甘為容悅者其臣可知矣於是又有一等謂之安社稷臣者如春秋列國名卿其計安社稷

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無所不致其周密而精神志意惟以此為悅樂亦如容悅臣之於其君也。其忠於建功有如此者夫社稷臣不以富貴為心但以功名為念臣品較高矣然而一意進取猶未能與時偕行而合乎道也則由此而上之不又有天民乎有一等未有爵位而為民全盡天理而為天之民者惟知以道為出處進退當其未出而行道之先度必是為可大行其道於天下而後出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必不肯小用其道以徇人如伊望之徒耕莘釣渭是也其志於道而非必於行有如此者此天民不但不以富貴為事并不以功名為念而惟以道德為歸似乎臣品已極無復有高於此者矣然道德雖裕而正己正物之間猶未免出於有意則亦未為極品也故由此進之又有大人為大人者其德極盛其化自神但自正其在己並未有意以動物而上君下民之間物自然潛孚默感而歸於正如周公在上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而天下文明孔子在下而萬世文明所謂篤恭而天下自平者也此其功在社稷而無計安之勞道濟天下而無必行之意斯方爲人臣之極品以視彼事君人者不亦霄壤之殊也哉世之爲臣者可以知所取法矣蓋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若志先安於中必至流而爲下其何可歟

此見君子之樂有在王天下之外者只在樂上論道理如此非輕視王天下乃借來以形容三樂之真可樂耳英才以資質言不兼學力末節要兩意相形得透與首節虛含不同○孟子曰人莫不以富貴爲樂富貴非君子所樂也若夫得位行道王天下宏施與之量極參贊之功樂莫大焉然謂不王天下君子遂無所樂則又不然蓋極生平之所視爲最可樂者有三雖王天下猶不得與存此三樂中焉此豈輕視王天下而夷然不屑哉以樂固有在王天下之外者耳何言三樂其一則在天倫矣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

人生父母最難雙全。兄弟最易有隙。二倫不足。內顧家庭。自然戚然神傷矣。而有如問其父母。則高堂無恙。垂白齊眉而俱存。問其兄弟。則兄先弟後。怡怡白首而如故。極人生所深願難得者而得之。則膝依之下。萊舞以娛其親。而孝思得以與年俱深。追隨之際。歡笑以篤其愛。而友恭得以交相自盡。陶陶遂遂。何復遺憾。此眞人生第一樂事也。其一則在立身矣。人若內省乎生而隱微多疚。則朝夕無以自安。于俯仰之間。跼蹐之下。其心安能舒暢。而如其能己私盡克。天理盡復。完其天之所命。仰對乎天而有所不愧。盡乎人之所同。俯對乎人而有所不怍。如是則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豈不樂甚。此次于天倫之樂而爲二樂也。其一則在澤物矣。天下人才難得。斯道易孤。苟獨得于己。有倡無和。統絕無續。覺世傳心。守先待後之念。有鬱鬱不得自遂者矣。而有如一旦盡得天下英明聰睿可以造就之才畢

莫大於此今旣得之其樂爲何如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聚吾門爲師爲友而以所樂乎己者淺而教誨之質奇析疑使之尊聞行知深而養育之漸漬薰陶使之委曲成就則斯道之羽翼在一堂宗旨之昌明及萬世道與天地俱長身亦與天地顯爍矣何樂如之此又繼乎盡性之樂而爲三樂也夫此三樂者皆極人間之難得者也以視王天下何如哉一樂樂天而王天下爲人民物何敵天倫二樂樂道而王天下爲業道隆安假業廣三樂樂在傳萬世而王天下在一時一時之暫焉及萬世之長故有此三樂王天下祇其緒餘即不王天下亦無復遺憾此王天下所以不得與存于三樂中也夫樂在王天下之外而富貴之不足動其心弗論矣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

此章見性分之隆無待發於事業以欲樂引起所性欲樂雖不在所性之外而究有籍于勢其本則在所性而無待於外三節發明所性不存之實末節言所性所以不加損之故逼重所性

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

而所性只根心一句盡之下生色等件俱是根心中妙處有是妙處所以當根於心。孟子曰天下事業必由德性而發而德性不假事業始尊君子以行道爲心其於事業豈漠然無所動于中。然其所欲所樂者祇以己性兼盡人物之性而已性之充然具足者終不以彼易此如使得一國而君之土則甚廣也民則甚衆也君子抱道在躬每懷道濟之思苟使尺土一民不階則何所施其道濟而今已土廣民衆明澤可遠施君子亦未嘗不欲之矣然仁民之心無窮而此之所及亦有限何足以爲樂故君子所樂不存乎是焉如使盡天下而臣之土不但廣也民不但衆也君子澤被天下并容包與之量中天下而立以作君作師定四海之民以爲養爲教君子方與爲共樂之矣然外至之顯榮特勢而性中之所稱自有何足以爲性故君子所性則不存乎是焉君子性中所自裕者雖其道大行而得所欲所樂

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淸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閒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葢氣禀淸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

也嘗不有所加于吾性焉雖其身窮居而不得所欲所樂也嘗不有所損于吾性焉其所以不加損者何故葢以吾性中所得於天之定分十分具足無待於外而始足本無有虧豈因乎外而始不虧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耳分定如此則君子所性之妙可得而言矣所性維何仁義禮智是也夫是仁義禮智本人性中所自有但常人氣拘物蔽自有而自失之即或知而求之往往與心或合或離不能實有諸心安能發生於外若君子則天之生之旣氣宇淸明並無物欲之累而已之養之又工夫精熟純乎天理之眞故其所性之仁也義也禮也智也皆根本於心植立深固不可搖奪其根本中之所發生者自有英華之色其色之見於面也人之前而望之者但見其睟然淸和潤澤無非四德之輝光而示人以可親其色之見於背也人之後而觀之者但見其盎然豐厚盈溢無非四德之充暢而示人以可象

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

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

其色之施於四體也但見其四體無待檢點操持加耳提面命之言而手容自無不恭足容自無不重有若默喻其意旨者然而要非根心不至此非所性亦不能根心以至此則君子於此隨其所入無不自得克遂其所欲所樂則舉而措之不克遂其所欲所樂則卷而懷之而豈以窮達有所加損也哉世之共有其性者其可不知所重而思修復之如君子也

此明養老是王政第一義以歆動當時人君意欲得仁人在先養老欲善養老在師文王以行仁政仁人歸只是歸其養老無他意養老之事只在養民中末節見老不難養意○孟子望當時之君以養老曰人君為政無不欲人之歸我也然未有仁政不行而能致其歸者不觀昔日之文王乎昔文王為西伯時天下有德之老者莫如伯夷太公二人以商紂之暴亂播棄黎老不可與居乃辟之海濱伯夷辟之北太公辟之東及聞文王起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為西伯乃奮然興起其念曰盍歸乎來何爲歸吾聞西伯發施仁以善養老者吾故歸之以就其養可也伯夷太公其同心而同辭如此夫此二老者天下之仁人也仁人豈有心以私愛夫文王文王亦豈有心以招致夫仁人無他爲其能善養老也即此觀之而知養老之政之重矣今天下之君無善養老如文王耳如有之則今天下之仁人亦皆翕然如夷望之於文王矣凡養老自有政在試觀文王可見每夫授以五畝之宅于牆下隙地樹之以桑使匹婦蠶之則帛有所出而老者之衣于帛足以衣矣每家使之畜母雞五畜母彘二又令無失其孕字之時則肉有所出而老者之食于肉足以無失矣授以私田百畝使匹夫耕之則穀有所出而八口之家婦子俱可以無飢矣文王治岐之政如此則知伯夷太公所謂善養老者豈家賜而人給之哉亦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耳田百畝里五畝文王不過爲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〇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民經制之樹桑畜產文王不過教民孳植之導引其妻子使之即其田里樹畜之所得爲耕桑衣食之具以各養其老如是焉止矣有何難行者哉所以然者何也蓋以凡民年五十非帛不煖年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壯者以無衣無食爲凍餒老者以無帛無肉爲凍餒文王之民無有凍餒之老者此正伯夷太公所謂善養老之謂也有如是之政方爲養老之善而如是之善實簡便易行今之人君奈何不以爲法而凍餒其老宜乎仁人之心日離也夫

此言治道以足民爲務足民以理財爲先開源節流乃足國經常道理聖人治天下不過以此使之遍章緊要在使有菽粟如水火何而所以使之只在易薄時禮之政易薄時禮俱由上人使字方着實後仁字且在知有禮義之心上淺淺說即未施教化之恒心。孟子曰爲治之道不外教養二者固未可但知有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

養而不知有教也然欲教之而使之俗厚風淳非先有以富足其民則無從興起其親睦之良心卽施之以教化亦未必效矣故其道只在以富民爲急而顧不忘使得無以民富之未易以使卽能使富其治不過爲財用之末無當於移風易俗之大乎是大不然爲上者誠能制其田里不奪農時而皆得易治其田疇敎其恭儉取民有制而皆得輕薄其稅斂則財用之源以開民不家給人足而富者未之有也而謂民不可使富乎未富恐其無用旣富又恐其侈於用將終歸於無用又爲之敎之食之必以時而朝饔夕飧有定期嘉時吉日有定節敎之用之必以禮而冠婚喪祭有定分尊卑貴賤有定儀則財之流以節用或猶有匱者未之有也而謂財非不可勝用乎財用至足如是而此時之民豈第自遂其生而已哉不見夫水火乎民非水火不生活宜其愛惜之無者不敢輕求於我有者不敢輕與於人乃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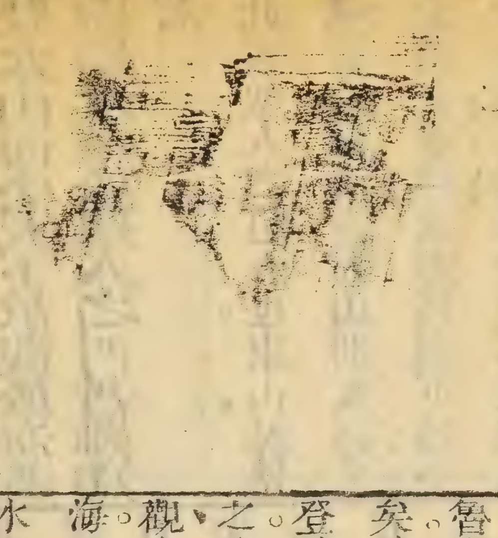
無論親疏。無論時與非時。如於昏暮間叩人之門戶以求之。即慨然以與。無一吝容。亦無一德色者。何也。爲水火之至足也。觀於水火如此。而可以知菽粟矣。菽粟係生民之命。更甚于水火。則其待足之急。亦更甚于水火。而治天下者不能使之菽粟如水火。其何能致天下之治乎。惟古之聖人知其然。故其治天下也。徹務未遑。而但急急焉經理其易簡時禮之政。以使其民皆有菽粟如水火之至足。使之有道。則如之自有日。而有菽粟亦如水火之至足焉。將見民貧則多鄙吝。民富則多慷慨。財乏則視之甚重。財饒則視之甚輕。比閭族黨之間。其有無相通。緩急相賙。求之如取如攜。與之如土如芥。亦如水火之無論親疎。無論及時不及時矣。而此時民間之風俗。豈不甚仁厚矣哉。猶有不仁焉。從有之。夫民生一富。民心盡仁。治道至此。夫復何求。由是加之以化。更不知其何如。而要皆於至足致之。然則今之

人主可視富民爲不急之務而不爲民開源節流以盡治道乎哉。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葢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

此章示學聖道者、當以漸而進、爲其大而有本也。大與本非兩事、大即寓本、設若小成無本、何難徑造聖道、隨應曲當、是大一理渾然、是本本無可見、惟于大處觀之。孔子二字提起、講四句皆假借形容之詞、作譬如說、固不是實以爲登山、亦未是小魯小天下、就本身所處上見其大、難爲者、人見爲難、就他人所見上言其大、然惟所處高、故所見自大、串下文、節明有本惟大、而有本、故末節見學必務實、乃能有進、若這關工夫欠了分毫、定是透過那關不得、成章論語就各自成言、此就逐節工夫說、達即是下學上達之達、亦就逐節說。孟子曰、凡人爲學而無志於聖人之道者、是不知聖道之大者也。即有志于聖人之道、而或窮大而失其歸、或躐等而躁爲進、亦非善學聖道者也。夫道



莫大乎聖聖莫大乎孔子人亦知孔子之道之爲何如者乎孔子抱道在躬未嘗自見爲大也而論其自已所處之地位則道全德備實已造於極隆其處一國則高出乎一國之上彼東山爲魯之望自孔子登其上而視全魯之地盡在目前若渺乎其小矣其處天下則高出乎天下之上彼太山爲天下之望自孔子登其上而視合天下之大盡在目前又若渺乎其小矣其自處之地位如此其高則人之見之者有不以爲大者乎此其故若觀海然未觀海則凡水皆見其大而水得成其爲水及一觀乎海目擊乎汪洋浩瀚之勢則不特溝瀆之水不足觀即汀河之水亦不足觀難乎其爲水矣即觀海可以知道聖門而聆其言者未聆聖言則凡言皆見其妙得成其爲言及一遊於聖人之門耳聆乎仁義道德之宗則不特異端曲學之言爲無意味即凡君子明理之言亦無甚意味而難乎其爲言矣在孔子非故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

屈天下之言但天下之言雖亦于道有發明而過高則失之近過淺則失之遠不高不淺猶不無有偏皆聖人之言則言近指遠要言不煩而包括無窮隨闡一理而中正無偏皆足以體行無盡垂範百代其視凡言安得不難為言乎即言之合道之大如此而其德行之盛大更可知甚矣孔子之道誠大之至也不知其大則將小成自安但觀其大而昧其所以大則又欲入無門夫聖道非泛濫無歸亦非空虛無出者也其積諸中者根本深厚故其發於外者充塞無涯不見夫觀水者乎觀水非可泛然也有術焉必觀其瀾于其瀾知水之有本在源也不見夫觀日月者乎有明焉必觀夫容光之隙于其照知日月之有本在明也孔子之道川流原于敦化即水之由源而至瀾也輝光根于篤實即日月之由明而生光也其大而有本何以異是聖道如是之大而有本而入聖者可知所從事矣此其意仍可得之

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於水彼。夫流水之為物也。不盈此科則不行而進于彼科。在水固有然者。況君子志于聖人之道也。而可無漸乎。君子志道。必以無所不達為期。然不能遽達。必先從事于人倫日用之間。以求全其身心性命之理。循序漸進。日積月累。學問片段成就於此。然後可進達於彼。所成之章漸高。則所達之章亦漸深。卒之從容變化以臻其極。如信已成章。然後可達於美。美已成章。然後可達於大。大已成章。然後可達于化神也。苟未至于成章。則是下學之功猶有未盡。而遽望聖域。乃躐等凌節。懸空妄想耳。宜其于孔子大而有本之道。卒歸于聞得耳。安能以上達哉。是猶培塿而即以為泰岱。潢潦而即以為溟渤也。噫。山可積而高。水可積而深。有志聖道者。當務學自强不息。漸而幾之。何患不為泉流之瀾。日月之照。登山瀾海之勢。而使天下之見之者莫不慕挽而屈服之如孔子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此章嚴聖狂之介而危其詞以惕之欲人警于一念有覺之幾只重利與善之間一句起雞是身起而念頭亦已發動利不止是財利有利己之心與有所爲者皆是利善二字俱不必說得太精微末節是申上二節意不是推其所以人品懸絕分開兩路曰分兩念相隣微分界限曰間重在相近不重在相違○孟子曰聖狂之分每起于微一朝失足後悔無及人所不可不知也聖至舜而極狂至蹠而極人有不願爲舜而反願爲蹠者乎爲善故爲舜爲利故爲蹠人又孰不知之乎乃人往往謂善固可爲而偶不爲亦何害利固不可爲而偶爲之亦何害決不至卽爲舜卽爲蹠也而抑知爲舜爲蹠豈待多時哉卽如雞鳴而起前之嗜欲既去後之物感未來正志氣清明之時乎此而有人焉其心只向天理而行以孳孳焉爲善者是雖未必遽至于舜而率此向善之心以爲之便是舜之徒類也爲其有必至于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舜之勢焉若于此有人焉其心只向人欲而行以孳孳焉爲利者是蹠未必遽至于蹠而充此徇利之心以爲之便是蹠之徒類也爲其有必至于蹠之勢焉善則爲舜利則爲蹠一舜一蹠固判然分矣然其所以分者不分于利與善判然各別之時而實分于利與善將分未分之間當其早起發念之初不過一利一善同在此間相去只有毫末之微而其幾已分則出此入彼出彼入此間不容髮若一不謹而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可見天下無中立于利善之間之幾卽無中立于舜蹠之間之人人能惕然自警知舜蹠之名善惡甚殊品甚懸思善利之關轉關甚易幾甚危而亟自謹于發念之初使有善必達有利必除庶幾有舜而無蹠也哉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此章是辨正學術欲學者知因時制宜之道而無執于一偏蓋道本中立各有當然而又甚變化孰一不得故當達權通變然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

後無失乎中彼楊墨之害道易見而好奇者每爭爲之竊中者之害道難知而託于矯正者又爭爲之故龍闢之大有功于學術之論執中非無過不及之中近之據其名迹猶近于道不作猶賢于楊墨說此權字非末可與權之權彼對經言此卽在經內故權卽時也最重所惡執一是總斷之詞不单指子莫說○孟子曰道莫善於一中故人之立心制行不可執一而當執其中然執中必濟之以權始不類于執一而于道始無所賊乃至于今異端之學何紛紛耶異端非背乎中卽冒乎中如楊墨子莫其最著者矣楊子者其立意但知有身而不知有天下所取以爲事者惟爲我一身而已足我一身保全之外皆與我無與充其爲我之心雖使拔自身上一毛之細微而可以此一毛利濟天下之廣大亦愛惜之而不肯爲也其執定夫爲我之一偏如此墨子視天下但欲一視同仁而不復有親疏之别惟知兼

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

愛之而已充其兼愛之心雖將己身上自頂至踵皆摩突之以放及于下凡有可以損于一身而利濟天下人者亦無所吝惜而樂爲之其執定夫兼愛之一偏如此夫楊墨執一不達其違于中之道也固甚知其弊者必當有以矯之于是遂有魯之子莫者出焉見二子之各有偏也故度于二者之間而執其中其爲我不至如楊子之固其兼愛不至如墨子之泛兩邊平執一半以爲中就其名其迹其于中之道爲幾幾形似而近之然而其實制中之道必貴有權推移變化隨時進退因地變通方能稱物輕重以取中今子莫欲執中而無其權不能稱度爲我兼愛之宜勢必至時當爲我反留一半去爲人則失退而修己之道時當爲人却留一半以愛身則失進而救民之道倘夫楊墨爲我兼愛各執其一以爲是也夫楊墨子莫均爲執一則均爲可惡矣而所惡於執一者何哉爲其皆賊害夫聖賢中正之道

而廢百也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
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
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
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
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
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
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
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
權鄉隣有鬭而不知閉戶同室
有鬭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
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

也爲我者害仁之道兼愛者害義之道執中無權者害乎時中
之道蓋道無定體隨時隨地隨物而變其妙用最多故本乎權
以爲執則以一而貫萬離乎權以爲執則舉其一端而其餘百
端之變化皆廢也其爲賊道如此不亦深可惡哉有志世道者
安可不明辨以正其學術也
此章欲人之審富貴而安貧賤卽飢渴况貧賤以人所易知者
曉其所未知口腹以例人心飢渴以例貧賤飲食以例富貴正
味以例正理末節兩人字上人字指庸衆人下人字指道義中
人○孟子曰凡人立身處世不可不知利害害之係于人者不
淺也人不知害之大觀于害之小者而可知之矣卽如一飲一
食必有正味存焉味之正者可甘其不正者不可甘也而非所
論于飢渴者人情不飢則能徐別其食味而飢則食之急得食
卽甘之矣人情不渴則能徐別其飲味而渴則飲之急得飲卽

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甘之矣不暇審擇致失正味是未得飲食之正也夫飲食不正非所以養口腹而害口腹矣孰害之實惟飢渴迫之之故是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哉卽人心亦然人心有正理亦猶飲食之有正味人心爲貧賤所迫逼而惛亂其心遂致見富貴不暇審擇而失正理以爲害于心志亦猶飢渴之爲害于口腹豈非人心亦皆有害乎可見貧賤者人心之飢渴以貧賤而動心是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也夫飢渴之害害在口腹猶不失爲人至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肆欲妄行辱身殘行而不及夫有道義之人矣其可爲其所害乎有人于此能于富貴之來審擇其正者以處之苟有不正則卽安于貧賤而必不肯以飢渴之害爲心害焉是其爲人識見高明持守堅定雖或學問之未充品詣之未極尚有不及上等人之處而由此進之自可日進于高明日持其堅定造到道全德備地位則不及人不足爲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
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
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
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
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
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
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
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憂矣人可不希富貴而安貧賤以去害而就利哉
此特表柳下惠之介葢因人但知惠之和而不知其和中有介
勢必至但學其和而喪失其介致不成人品矣故發此乃闡顯
闡幽以正人心兼事君處衆說○孟子曰人之立身處世以義
利關頭必須介然有箇分辨方能不失其所守然人以爲有介
節者必其素行一于嚴峻者也若和易近人者則未必有介然
之守如柳下惠是已而吾以爲不然惠之素行雖和光同塵然
油油與衆人爲伍而仍自不失其正故其迹雖和而其守實介
吾爲推其介然不苟之心如非其道義之所在雖予之以三公
之貴而必不易其介然不苟之操觀其平生之三黜而不肯枉
道事人可見此惠之和之所以爲聖也人豈可不知其和中之
介但學其和以致失惠并以自喪其所守哉
此章見爲必要于有成斷不可廢于一旦以自棄前功有爲者

〇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八尺曰軔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〇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三字喫得有力正欲打叠起一片果鋭的念頭强壯的力□一副久的精神不專主爲學說爲人而未能爲聖言治而猶不堯舜皆爲未及夫泉或只主學言亦提正意全在辟若句中一緊要在一猶字〇孟子曰道必以爲而進功必以爲而效故□思貴乎有爲然必爲之有成然後可爲有爲故人而非爲有□者則已苟得人入目之吾亦自命曰有爲者其功能之所及必使有成而無棄取而辟之就如掘井然蓋掘井不論功力之深淺難易而必以及泉爲期至及泉而井始有用而掘之者始爲有成而無棄若掘至九軔之深已將有及泉之勢矣而爲之者或倦于勤勞竟不及泉而遂止而不掘則此井終無所用是猶爲自棄其井也夫掘未深而棄猶不甚可惜至于九軔則費盡許多心力而一旦與不曾掘者無異至前功盡棄豈不甚可惜彼有爲者若始勤終怠鋭進退速或廢于半途或衰于未然何

〇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以異此尚得爲有爲者哉乃知掘井必及泉九軔而止雖未必有之事然人誠能知掘井之道以爲治爲學治則由王而帝由帝而皇學則由賢而聖由聖而天不躁妄不怠惰自始至終不到不休則志專而氣壯治與學自日進于無窮何患不如井泉之源源而來也人盍勉爲有爲者乎

此章因五霸假以亂真而舉帝王之誠以別霸者之僞通以有字貫性之身之總是真有五霸不然所以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側重霸上故末節單言霸久假便不歸不必說到不歸于真所謂居之不疑相似惡知二字指霸者言蓋重傷其迷以提醒世人〇孟子曰君道惟帝王爲可法而不可以霸爲法蓋帝降而王王降而霸非特世道汙隆於此分而心術誠僞之間實不能無辨帝莫高于堯舜王莫高于湯武以堯舜而言其知生知其行安行不假修習而賦畀便有此仁育義正之道蓋性而有之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眞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卽爲眞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者也以湯武而言知則學知行則利行不能自然而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以身實踐之而有之者甚合性與身皆實有此道而並無一假至若五霸旣不能如堯舜之率乎其性又不能如湯武之身履其事但一味假借夫仁義之道以求濟其貪欲之私內則驩虞小補假仁義施于民外則會屬征伐假仁義及于天下蓋純乎假之者也夫假之則非眞有之矣天下豈有之物未有不自知之使五霸知非有之可愧而亟反歸于實卽由是以幾于湯武之治不難也顧乃視虛名爲固有之物居之不疑羞愧不生久假焉而不之反歸其初還是自欺其終則自欺而不覺亦惡知其非己所眞有也此所以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而爲三王之罪人君道迷而不悟至此在小人以爲自得而在君子則深以爲可憐世之爲治者尙可蹈霸者之假乎哉

此章見爲臣處變不可失臣道之常特揭一志字非特爲伊尹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自心迹直爲千古靖共根源玩則可字亦處變僅可意要見他不得已處上則字緩下則字急○千古君臣自有定分君可以廢置夫臣臣不可以廢置夫君故遇君而不賢臣只有諫之去之之道而必無放之之事即或處變亦不得已而偶一爲之豈以臣賢而遂可常爲其變哉而况未必誠賢者乎宜乎公孫丑有伊尹之疑也公孫丑曰昔伊尹相太甲見太甲之不賢而自度曰予不忍習見君所爲不順于義理因而放太甲于桐宮當是時商民大悅悅其能正君之非後太甲賢又迎反于亳以君君當其時民又大悅悅其能成君之德吾思太甲雖不賢君也伊尹雖賢臣也今由民大悅觀之凡賢者之爲人臣也而遇其君不賢則固然可放廢其君與不然民何以不非之而反相與大悅耶孟子曰君何可易言放哉當時民之所以大悅者悅夫伊尹之志之不可及也其志至公無私爲祖宗社稷計並無一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毫利天下之心故不得已而出于此其志如青天白日無不可與天下見故商民亦諒其志而悅之而不疑其簒後之賢者爲臣而遇其君有不賢之變故如太甲而其爲國之心志亦能如伊尹之青天白日則或偶一爲之以告無罪于天下然亦僅可而已非其常也若無伊尹之志亦效而爲之則直是簒位爲千古名教之罪人矣其何可也後世人臣必無有如伊尹之志者則寧守其常耳放可易言哉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此見君子有功于人國而當食意丑意不重不耕只重無功上與彭更問意同不知既仕之功在經綸事業顯而易見未仕之功在國勢人心隱而難知故聽之如此此食字上饒蔡交際說用之是用其言非用其身從是從其教子弟指百姓說○聖賢處世無論顯晦未有無功于當世者乃公孫丑不知其意而問曰君子處世必仕而有功于人國始可食人之食不然則寧力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耕以自養觀諸詩而可見伐檀之詩有曰不素餐兮詩美伐檀君子如此以此詩觀之豈非君子必居位有功于人國方可食人之食乎若不仕無功又不自力耕而食坐享諸侯之餽遺交際以爲食則與詩言相背今之君子竟有然者將以今之君子爲是則詩之所美者爲非以詩之所美者爲是則今之君子爲非矣乃不顧其非而爲之以自即于素餐之譏何也孟子曰夫君子豈可以一例論哉君子不必立朝居位而後有功也當其居是國也雖不委贄爲臣然言皆至道動皆至教其君用其言而言得行于上則治效畢臻國勢安而無亂國儲富而無貧寡高居九五爲人崇仰而君位尊大國必尊名赫奕而君身榮其子弟從其教而言得行于下則風俗正化入則知孝出則知弟居心則忠作事則信上有功于君下有功于民則食君之餽而安民之奉固其宜也不素餐兮孰大于是今之君子而如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是豈得與伐檀君子同日而語哉伐檀之君子不能爲此之君子則守其常不然則爲素餐此之君子勝于伐檀之君子則不妨行其權不然則爲矯節若今之君子而坐守家食人無所資益于我我無以大補于時不幾負生平之留字而自小其爲君子耶素餐之疑可以釋矣要之此惟孟子可以當之非孟子而何可以是爲藉口也則仍以伐檀爲法

此章明士之本領志趣即事功意志者事之本事者志之用天下未有有體而無用者只重尚志二字殺無罪至義是也申明所尚之志末二句明志即爲事處問意隱以無事爲譏即素餐之意尚字極着力○天下大人之事惟士得爲之以其平生之志惟在仁義也但志雖具事而尚未見于事爲故世人不知遂疑士爲無事巳王子墊一日問曰上而公卿大夫下而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于其間獨無所事得無徒盜虛聲以欺或

孟子曰尙志

尙高尙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旣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尙其志而已

曰何謂尙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天下乎抑亦曾有所事而世不之知乎敢問士何所事孟子曰士非無事也蓋士不肯爲農工商賈之業而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故無事可見耳然事無可見而志則有可知志者事之所由出也世間極大事業何一不從志上做出來然志不高尙則志非其志而事亦非其事矣故士平生惟有潔其志而不敢卽于汚自尊其志而不敢淪于卑蓋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如是焉而已王子不知所尙之志爲何如而疑孟子徒託空言以欺人假虛名以藏拙而曰何謂尙志若以必實著其謂而後可信耳孟子曰尙志非無謂也天下莫卑于利欲高莫高于仁義士之尙志非志乎富貴非志乎功利也惟有仁義而已矣仁義之外並無他道能慈愛之謂仁仁則民胞物與無一之不愛如妄殺一箇無罪之人卽非仁也士志必曰吾若居位必不敢殺一無罪能廉辨之謂義義則守理安分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尙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

無一之不宜如非其所當有而取之即非其義也士志必曰吾若居位必不敢取非其有不仁不居乎心則心之所居者惡在仁是也鰥寡孤獨士志視之如同一體不義不由其路則身之所由者惡在義是也紀綱法度士志使之盡善得宜士之爲志如此豈不高尙之至而猶疑乎大人之事乎夫居仁者大人之體由義者大人之用士既志乎居仁由義則雖未得位爲大人而大人仁育義正之事已備具乎志之中矣一旦得志爲王公爲卿相舉而措之而縣帝馳王之業不難指顧而成之豈得謂士爲無事哉言及此王子乃大服乎士而不敢以虛聲齮之亦不敢以功利之士誣之矣

此特著仲子廢倫之罪以見人不可爲[illegible]意只爲世人被他瞞過故爲揭出上大字罪之大下大字[illegible]人也依賓合註即指廢倫較提細玩語氣上三句斷其爲小[illegible]中一句是亡大倫

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末總斷其不可輕信未嘗不與人皆信之相應也參之○孟子曰人生德行其大者在人倫而小亦不遺夫辭受取與其能兼全之者上也不然則寧缺于小而無失于大乃不愧于爲人今觀齊之仲子則有異焉者仲子之爲人也就其平日非義不食非義不居之操推之設若非義而與之以齊國之大必不肯受之人于是皆信其爲廉而稱爲賢而自我觀之是不受之義特舍夫簞食豆羹之義耳何足爲大節矣人道大倫惟內而親戚外而君臣上下之分均當全盡無虧則人之有罪其莫大焉者亦即在乎亡親戚君臣上下而仲子竟避兄離母是亡親戚也不食君祿是亡君臣也上下俱亡如此虧莫大之節負莫大之罪矣若以其不食弗居舍簞食豆羹之小者而遂信其亡親戚君臣上下之大者則效而尤之將敗常亂俗之風接踵于天下矣奚可哉然則仲子之廉雖見許于衆人而不能不取譏于君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桃應問也

子蓋衆人之耳目易駭君子之公論難逃也矯廉何可爲歟

此章見聖人盡心處事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變而一如其常意桃應之問意在兩難孟子之答意在各盡見得守法愛父必當如是方是聖賢用心決不顧人情而爲變通若論到委曲以合人情權宜以通事變皐陶終無可執舜亦終無可逃豈大聖之用心哉在俗儒定答曰此時瞽瞍業已底豫他不殺人如此便將許多道理許多經濟都一筆抹煞前如之何只問皐陶舜皐瞍三個是頭如之何答之也了皐陶事後二節了舜事

○境遇有常有變但論其常而不觀其變無以知處變之道而不知以聖人處之則雖變而仍不失其常焉如桃應問曰天下之事處常易處變難而能處常變之交者莫如聖人故吾且設一變事以觀舜與皐陶之用心焉夫舜聖君父孝子也皐陶直臣也設若當舜爲天子皐陶爲士之時而瞽瞍特天子父之貴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

竟妄殺無辜之人夫殺人者罪當死瞽瞍實爲天子之父皐陶于此不執法恐失士師之職欲執法難刑天子之父則爲皐陶計者此時將如之何孟子曰皐陶職在守法若以天子之父而廢法妄所爲皐陶乎故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只得執之而已矣無他道也應曰紬情以守法在皐陶固爲正矣而特恐執法有所不行何也以舜故也天子之勢可以無所不行則必將禁其執法然則舜當日將不禁止之以全瞍與孟子曰子疑舜爲不禁意謂舜得而禁之不知夫舜惡得而禁之事出于天子之所得主者可禁若國法非天子所得而主蓋本于天者歷聖相承法官相傳至公無私而爲士師所受之以世守之者也雖君之尊固不得而廢故舜不得禁而皐之法可執矣應曰夫子之言于皐陶則得矣獨難爲舜耳舜天子又孝子也奪皐陶之法以全父理旣有所不可而坐視其父之執于法情又有所

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不忍然則舜于此將如之何以處之豈無可于兩難之中求兩全之術乎孟子曰舜于此亦何難哉人之所以爲難者無非爲此天下耳豈知天下何可以敵父天下原身外之物父乃一本之親天下失之可不必得父失之豈能復有故爲舜計而欲全父亦惟棄天下而已矣舜視棄天下之大猶棄敝蹝之輕也既不能禁臯陶之執則勢不得不出于逃逃則必不能顯然而逃于是乎不使人知竊負其父以避法焉而逃之不遠又恐其終不得脫于是直逃而海濱之遠遵之而處焉以棄天下逃父之罪則法官之法得伸而可以原情寬恕以逃海濱全父之生則父子之倫如故而可以奉養終身舜此時之心亦訢然樂極矣且終身訢然樂極矣而又何知追念天子之尊天下之富哉天下本非素有何足禁念雖失天下則失尊養似不能忘而既因天下而父犯罪則有天下適以害親何若無天下以全親則亦

無異于尊養而天下更何足置念此舜心之所以樂而忘耳可見爲士執法爲子盡孝天理人情之至也處變而不失其常聖賢之用心至公無私類如此然則天下事即有萬變何安有難處者哉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係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此章見心之所居大于身之所居非輕視王子乃借王子以形廣居之妙勉人之居廣居也居移二句大槩虛說不着王子也不着自家大哉居乎亦泛說夫非句方貼王子連上使之然也住王子盡人子在資禀同上說宮室車馬衣服在資用同上說養在居中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極贊引譬事爲証王子也亦要找歸居廣居上此無他二句孟子之言○天下道德榮于勢位乃世人于勢位則知之而于道德則不知若心純道德者隨其所遇而無不感念及此矣故孟子一日自范邑之齊國中于途路上望見齊王之子中有所感而喟然發歎曰吾今觀子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美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王子而不覺重有感也夫有一人即有一人之氣體似乎一定而不可移者然亦視其所居何如所居之養何如耳所居而尊榮則其意氣亦為之發揚能移變人之氣所居尊榮則其奉養必豐厚而體貌亦為之充盈能移變人之體夫氣體一定而居養不同亦為之移然則凡居處之關係于人者豈不大哉身之所居處其關係者大心之所居處其關係者亦大也試看夫王子非都是人之子與人之子父母所生其稟于父母者人人無異王之子亦父母所生其稟于父母者亦無異于人人也豈特盡人之子即其氣體所資用者有所處宮室有所乘車馬有所被衣服其華美非人所能同然縱華美亦不過是宮室車馬衣服耳多與人同則其氣體宜無不同矣乃王子之氣體若彼之異于人者何哉無他其所居之勢位與人不同有以使其氣體之移有然也夫勢位之居其居雖似大而實為物小猶足以移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氣體與賤者異如此況入而能居天下之廣居宅仁者之氣象乎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以前古後今爲仔肩其氣體之移又當何如吾知德睟潤身心廣而體胖睟面而盎背自與王子貴驕之氣又不同矣夫君子廣居之移其氣體猶夫王子之能移其氣體觀之魯君之事又有可信焉者昔魯君嘗之宋其從者呼護于宋垤澤之門外其守門者曰此呼于門外者非吾宋君乃魯君也而聽其呼護之聲何其有似乎我君出入是門之呼護也以守門者之言觀之二君之聲相似如此此無他故以其所居之位原相似也君位尊貴必極呼護以壯其體吾君宋君位相似則呼護以壯其體勢者亦相似耳今此王子所居之位與宋魯之君亦相似故吾望見其出入自相似其赫奕焉知王子之居必能移其氣體而居廣居者之必能移其氣體愈可知矣人亦勉爲居廣居而可哉而何羨乎王子爲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此章論待賢之道只重一實字首二節言不當以食而以實末節決言無實不足以留賢以食起愛以愛起敬只重敬字中節申上起下末節恭敬字即次節幣字實字即次節恭敬字不可虛拘謂人君不能拘君子○孟子曰凡人君待賢者而欲羈留之使無去志貴于能愛且敬方為有實非徒祿養以食之已也若第食之而無有愛慕之意是以待豕之道交接賢者也即或愛之矣而無尊敬之誠是以畜獸之道畜賢者也豈成待賢之道乎何為待賢之道全在恭敬而不在祿養蓋有祿養自有幣帛而以恭敬為主蓋恭敬者乃幣之未將時所早已有者也心誠恭敬而無以表其恭敬之心因假幣帛以將之耳本恭敬之心以將幣則幣之所在無非恭敬之所在而其所恭敬于賢者之幣為有實矣有實賢始肯為我留若徒以幣帛為恭敬而無未將時之實心是幣特虛文耳君子重道遠嫌者也人君豈可

〇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〇程子曰此言

以虛文拘留之乎君子志在行道故人君必有求賢時一片實心方可望其能行吾道而無實則無論行道無望連幣帛亦必多不中禮矣何足以固結賢者之心君子自必見幾而作引潔而去矣此上下之交所以不能相與有成也豈眞賢者之不近人情而不可留哉

此示人以誠身之學把聖人立箇樣子以勉人希聖意形色二字不平只重踐形踐字內有踏實之意又有充滿之意曰惟聖人然後可者見衆人之形皆虛器耳所以愧人實所以勉人若作賛聖語氣及聖人不過踐形等語非緊要矣踐形有盡性工夫不曰盡性而曰踐形使知七尺之軀非虛生也〇孟子曰人之生也有耳目手足之形有視聽持行之色有必所得乎天之性三者世未嘗不知其爲人所皆有然往往以形視形以性視性岐性與形而二之若性在形之外形不具夫性遂者有形色

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爲粗淺之物。至放縱其形而不檢。看得性爲高遠之理。至遺棄其性而不求。是豈知形性之爲形性者乎。蓋形非粗淺而都有性。性非高遠而外夫形。彼形所動爲色者。卽天所予人之性也。性非形則性無所附。形非性則形無所主。故一形各具一性。衆形共此一性。目形之色能視而視而明。卽目之性。耳形之色能聽而聽而聰。卽耳之性。手形足形之色在持行而持之恭行之重。卽手足之性。苟離明聰恭重以爲視聽持行。卽不成其爲人之形。豈非形色卽天性乎。是宜人人能適如其形之性而踐夫形矣。而能踐其形者誰哉。衆人牿于氣稟。汩于習俗。視聽持行多不循其理。既有形而不知踐。賢人氣稟勿牿。習俗勿汩。聰明恭重。猶或疎于修。又踐之而未能盡。惟夫聖人也者。能率其形所本來之性。而務之無不明。由之無不盡。視聽持行。極盡其聰明恭重之理。然後可以適如其天所賦之形而無一虧欠。夫形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

必踐之而後成爲人之形今聖此形人亦此形而獨惟聖人獨能踐則人之不能踐者將其形爲虛器有耳目而失其明聰實無異于聾瞶有手足而失其恭重實無異于痿痺直爲禽獸之形而非復人之形矣豈不愧甚人孰無形人孰無性則亦孰不可以爲聖倘得岐性與形而二之而不思踐形如聖人哉

此章重斥短喪之論失教人以孝弟之道重教之以孝弟一句首二節因丑欲短喪而譏之下二節因丑有所証而釋之重在責公孫丑不重責齊宣王看一欲字猶有不忍遽短者在教之孝弟只就紾兄者言短喪意在言外○三年之喪乃人子至情之所不能自已者故千古一定而不可易爲子而思變其制則非子人爲其子謀而有遷就之說則爲教人以偷奈何公孫丑所見而竟與齊王等耶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爲太長久意欲減而短之公孫丑聞之而私議于孟子之前曰王之喪既不能三

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年則爲朞年之喪不差愈于止而不行者乎孟子責之曰吾甚有異乎子之爲朞之說也凡子之事親猶弟之事兄親喪不可短猶兄臂不可紾今王欲短喪其心已生不孝之情而子顧曰爲朞猶愈于已如是是猶或有人焉方紾戾其兄之臂爲大不順之事而子顧謂之曰姑徐徐紾云爾是豈以徐徐之紾爲差愈乎適以助其滅天性而爲不弟也夫善引誘人者豈可遷就其說以狥人亦惟教之天性之眞至情之不容已者使生其孝弟之心則彼自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已矣子爲朞之說直徐徐紾之類也不教人以孝而反教人以不孝可乎子言過矣其時齊王子之中有其生母死者其傅爲王子請于王使其子得行數月之喪公孫丑因舉其事以爲証而問曰夫子以朞喪爲不可則若此但數月者且不及朞矣而請之者不以爲不孝而不請以此思之其是非爲何如也以數月與朞年較得毋朞猶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葢因人品高下或相

愈乎孟子曰是王子本欲終喪特制于嫡母而勢有所不可得終也則且無論數月雖稍增加一日猶愈于已止而不行者爲其有孝弟之至情耳吾前所謂不當爲者謂夫本莫之禁止顧欲自短之而不爲三年之喪如齊王與子之說是已子情亦忍甚矣豈得與王子並論哉而子乃以朞爲愈耶葢孝弟之情欲伸而不得伸則數月亦可以爲厚得伸而不自伸則朞月亦所以爲薄爲子與教人爲子者其可苟焉而已哉

此言君子教人之妙爲其能因材而篤不執一術所以天下無棄人五段平看重君子教人不重人能受教上須識得五教是君子一片爲道之心末節不是申說教之之目正見君子曲成後學大道及其深心處○孟子曰人之質性不同而有以教者以因材造就則無不可得與于道乃吾觀天下教者雖多而學者究不能多所成就無他其所以教者未盡其方如君子之使爲

夫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主持世道之君子。而其教人亦不能多方開導委曲成就。使天下後世猶有棄人則何賴有君子。不然吾見其所以教人者不執一法。或因人品而異其施。或因時勢而殊其澤。統而計之蓋有五焉。有此五者則誘掖之心切。訓導之法神。而乃見君子教人之功之大矣。五者何。有其人天資高學力到。于道將自有所得。因而發之。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其人于道遂無不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如時雨之化。養育植應時浡然暢遂者。此其迎機點撥。不勞餘力。為最上之教也。使學者而盡然。固教者之樂事。而其勢不能。其次又有所謂成德者。有所謂達財者。天資醇厚是為德。然任其德性不無偏頗瑕疵。是有德而未能成也。君子則為之涵育薰陶。使去其偏而入于全。去其疵而幾于純。而德性乃得成焉。天資明敏是為材。然或挾其智能不無乖張窒礙。是有材而不得達也。君子則為之開導誘掖。使範于正而無所乖。

有荅問者。

就所問而荅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適于用而無所窒而材器乃得達焉至于德未易成才未易達而遂不可教乎其次又有一等謂之荅問皆資質凡下學力未充不可語以所難知不可强以所難能因其所問而荅之解其疑袪其蔽以答之蓋道理不講不明而不問則泛泛然從何而講惟問答相生無窮則道理引伸不盡而先聖後學其宗旨可大昌明故答問雖不能深體自悟似乎教之最下而所資以得與于道者此爲多此其爲教皆親炙乎君子之教至聖達人湮之後似君子之教有所不能及矣然又有一等謂之私淑艾者雖同時而相去者遠不及登堂授受雖異世而爲生也晚不及一時遇契而猶幸君子之道傳受有人故其人因得以聞其微言大義私竊以善淑艾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其教澤更遠矣凡此五者所教不同而因材設教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莫不各有所就不至有一棄人則一而後知此眞爲君子之所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以教人而他人不能及也其為法也備其用心也周其為功也弘大而久長世之為教者可不以君子為法哉

此章言教有成法以道有定體故也故斷無容貶教以徇人通章中道而立二句道字泛說不明指孟子美在高中思品一邊與下登天句方合使可幾及者欲示一捷徑法門大匠節純是比喻至引而節方說君子教人言躍如即在引而不發中以其引故道理即在眼前以其引而不發則在眼前者亦自有其光景而已能者指實用力于道者從者即成法而求上達之理○道本至中學者果能孳孳以求之固無有不能幾及者也淌有不能幾及而與之相從雖教者亦無如之何豈能廢成法以徇之哉方公孫丑學之不力欲孟子貶教因問曰君子以道教人固以為可及也而無如君子之道則誠高矣上達乎性命何等峻絕而且美矣高中所蘊蓄者又和順乎道德何等粹精宜乎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

學者之入道若登天然似無階梯可援及也不可及則徒費心力安得不日趨于怠即吾思君子既有曲成之心則其爲教何不稍近人情予以卑近易行之法使學者可庶幾及之得以日孳孳自勉也孟子曰子以道不易及而欲教者使之及是教者必將爲拙子求道者改變一定之法以狥之矣夫使其可改變教者何有吝心而無如其改變之則無以爲教不特教者之計窮而學者失所循習亦愈不能幾及觀之大匠與羿而可見繩墨者學匠者一定之法故大匠誨人必以繩墨不能爲拙工改廢夫繩墨以狥之彀率者學射者一定之法故羿教人射必以彀率不能爲拙射改變其彀率以狥之不然而使巧者一法拙者又有一法彼匠與羿何不爲改變哉君子教人與射者之教射一般但能授以學之之法使之從博文格物以引其知由約禮誠意正心修身以引其行若夫知得這道而發焉一旦豁然

躍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而貫通行得這道而發爲一且鼓舞以盡神所爲得之之妙者、君子固不能并舉而發之然雖不發而所謂知之盡行之至者、即不外乎引之知引之行之內已隱然如物之躍出而現于當前也故君子立教一本乎天命人心之正與當然不易之理固非偏于卑近而有所甚易從以引之之中卻有其不發者存亦非偏于高遠而有所甚難從以不發之中卻有其躍如者在固中乎道而立盡人可識取而向往也學者苟實用其力以知之行之而爲能者由其所引之端以求其不發躍如之妙知不到不休行不盡不止則下學之久自然上達所謂躍如者可從而知之行之以幾及之矣其不能者徒自怠惰不前君子亦聽之耳豈能貶教以徇之哉了不自咎其不能從而反咎君子之不使從是徒虛慕高美之名託爲孳孳之誠而實不知其高美無有孳孳之心也宜乎道之不可幾及耳于君子乎何尤丑聞此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

當亦自愧其所以拙而孳孳焉以勉爲能者乎

此深戒當時枉己殉人之不可以道殉人如枉尺直尋之類不揣儀衍一流彼無道可以殉人也。孟子曰世人但知殉人而不知以道自守遂至喪其身名而不顧若夫君子之身固與道爲體者也身雖有出處之不同而所以或出或處者無非爲道而已當天下有道時自可爲吾身可出矣則以道從身而顯致君澤民施功實也道伸而道固在吾也當天下無道時不可爲道有可藏矣則以身從道而隱卷懷獨善自守嚴也道絀而道亦在我也此則吾之所聞者也若時不可爲而舍學從彼與世浮沉是以道而反殉乎人則枉己已甚爲吾所未聞者也世之妾婦或有之而豈君子之所爲乎彼一意乎進取而行藏無與乎道者亦可以自愧矣夫

此章見受教之貴誠誠則能虛虛則能受挾則反是矣故不足

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

教○君子教人有教有不教大抵皆因人而施豈有以私意爲好惡者公都子不知而問曰滕更以國君之弟而來就學則其在夫子之門也宜若在所禮遇者而夫子竟于其每有所問而不答何也得無菲薄貴卽倦教乎孟子曰君子雖誨人不倦而又必觀乎學者學道之心能誠則虛虛則能受教其心不可以有所挾恃也若其所挾恃于心者或在己之貴勢或在己之賢能或在己之年長于師或在己嘗有勳勞于師或在已有故舊之情好于師五者之中有其一而問于師則其口雖問而心不在問卽與之言必不相入無補于彼徒費唇舌反致失言矣故皆所不答也今滕更之所挾者已有其二焉旣挾介弟之尊于胸中又恃智能之多以自足吾答之何爲哉觀孟子之言公都子亦可知受教之道而無疑于不答矣

此者用心失中之弊以處事待人修業三項各開說首項是急

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心勝次項是忍心甚三項是躁心勝進退以修爲言而求治太速更張無漸者亦是○孟子曰凡人當用其心者不可不用其心而亦不可過用其心以處事言之凡有關于綱常倫理最切于己者此不可已者也乃不肯用力而竟已焉則于不甚切者自無所不已矣以待人言之凡有關于親愛情誼之甚相屬者此在所當厚者也乃不肯用情而竟薄焉則于不甚屬者自無所不薄矣此二者不及用心而歸于廢弛者也其可乎以修業言之固不可不進而亦不可驟進也若急遽無序其進太銳者則其氣一時用盡亦易衰息而其退必速矣此則過用其心而亦歸于廢弛者也其又可乎可見天下事惟適中而後可彼過不及者不可知所返乎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

此見君子用恩不混所施有序與異學不同意上二句見分之有別下二句見合之有序只重親親二字仁愛俱根親親推出

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前兩而字作然而字看後兩而字作等而下之意看孟子曰天下之理本一而其分各殊因其分而施之各予以所當得則輕重咸宜自無過不及之弊惟君子為能之吾即以君子之用恩者言之君子之所交接有物有民有親甚不一也故其于物也撙節愛養之備至然取用不廢而弗仁非忍于物也有所以用吾仁者在焉於民也與聚勿施以仁之矣然恩義未篤而弗親非薄于民也有所以用吾親者在焉然則於誰而親之乎亦曰有吾親在親則天性之真一本之誼不在民物之數者也使不以親予之夷其親于民物不待殘忍于親戕其天性為大不可且恩無自推亦將何恃以及民物乎故君子必先備極異數以親其親即至勞天下之民取天下之物以奉親而不以為過親恩既篤自能本親親之意以及于民必不忍失德虐民傷我之同胞以貽憾于親心而民自無不仁矣又本親親以及民之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

意而推之物必不至暴物敗類危吾之同與以貴於親心而物自無不愛矣如是以用恩則親疎有等貴賤有差中正無弊問之己而可安施之彼而可受大道明而治理興矣不然或等而視之或混而施之其不流于異端兼愛之非者幾希豈君子用愛之道乎信乎理一分殊之與不可不知也

此章見治貴圖急務非去繁就簡之謂正示人以盡知仁之方首節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實之不知務是總結上文當務爲務二務字須拈出。孟子曰爲治之道莫大于知仁而知仁之所務有小有大小者可緩而大者爲急急也彼人君者顧爲知者而亦思既爲知者則必合天下之大事小事其理無不知之方得爲知然天下之事多矣如必逐物而知之則知不能徧事之廢弛者良多非所急也有當務者焉惟急其當務者而知之則大者既立其小者亦將以次而舉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

而事無不知其爲知也大矣人君孰不願爲仁者而亦思旣爲仁者則必合天下之近人遠人其愛無不被焉方得爲仁然天下之人衆矣如必逐人而愛之則愛不能徧人之遺棄者不少非所急也有親賢之務焉惟急親賢之務而愛之則賢人各供厥職修政立事四海皆被其澤而愛無不洽其爲仁也大矣或者曰務知仁而必有所擇必吾之知仁未若堯舜耳豈知堯舜固千古之大知仁人也而其爲知仁也曷嘗以無不知無不愛爲務哉當年所急于知者並不以徧物爲事而惟厤象水土疇庸命討于先務而急之此所以庶績咸熙也當年所急于愛者並不以徧愛爲事而惟以不得舜爲己憂不得禹皐爲己憂乎親賢而急之此所以仁覆天下也是急先務急親賢而知仁之大者反是而不知所急反務其緩而自小其所知愛不得爲知仁矣類而推之如三年之喪其大者也緦與小功其小者也又

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知放飯流歠無禮之大者齒決失禮之小者若有人焉不能察其[illegible][illegible]之喪而緦小功之是察不問其放飯流歠之非禮而獨無齒決之爲得禮如是是之謂不知務其所當務而瞀亂不經之甚矣明乎此則爲治而不務其急而惟不急之是務其爲不知務亦猶是也何可與乎知仁之道如堯舜哉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此章儆戒時君之好戰毒民特借梁惠王以醒之自其流禍之條以推原其用心之差至于如此使知土地之不足貪而保生盡以保子孫也首節兩段重不仁邊但泛說一是推及乃擴充意一是波及乃連累意不知不覺勢所必至本章立言特重在民勿遽重在子弟。戰國時君皆貪土地競尚戰鬭以爭之遂至殘民而不顧孟子惻然傷之欲爲民請命若但以邦本宜重爲言不足以動其悔心而爲仁民之舉故特借梁惠王之不仁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鬭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

以極言之若曰君道莫貴于仁而莫慘于不仁乃吾觀于梁惠王眞不仁哉其是人乎仁者用心不差能以其所愛推及其所不愛者亦愛之不仁者用心一差則反以其所不愛而禍及其至愛者亦不愛之仁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害甚大如此彼梁惠王正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也故謂之不仁而已公孫丑曰何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曰仁者用心由親而民由民而物故能以其所愛推及其所不愛今梁惠王以貪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以爭之至于大敗則可已矣乃必欲得地將復戰焉又恐民不用命不能必勝故驅其所愛太子申以殉之以至死于戰爭夫土地本非吾所有不必愛者也民爲邦本所當愛者也而子弟之愛更不必言乃至因爭土地殺及民而不顧因民又殺及子弟而不自主如是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起初用心一差其後流禍至于甚慘非不仁而何

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君縱不知愛民未有不愛其子弟而子弟之禍實起于殘民以逞試思戰鬬以爭土地亦何利于吾而可不以梁惠王爲鑒哉

此斷諸侯專兵之罪特明春秋尊王之義以斥之春秋是言春秋經非言春秋時也無義戰指孔子書法言義者義之也義字是案下節推原所以是斷。孟子曰自周室衰而五霸興主盟中夏迭相雄長皆尚戰矣抑强扶弱彼蓋自以爲義所當然抑知孔子春秋一書其中紀載戰爭之事雖多然觀其書法或書名以示貶或書人以示賤無有一戰以爲合于宜而義之者但就其中有假尊王之事以行之聲無王之罪以擊之而謂彼之戰畧有善于此之戰者則有之矣如召陵之師責包茅之不貢于天王爲能尊城濮之戰退荆楚之憑陵于中國爲有功然事雖稍善皆不稟天王而擅興師故一則書遂以譏其專一則書及以譏其意總之無一義戰耳是何也蓋以征者以上天子而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

伐下諸侯之義也凡諸侯有罪天子出命以征而討之諸侯奉天子之命爲方伯連帥以伐之此大義凜凜無敢專擅若彼此相敵之國則不敢自相征也自相征則無王矣春秋之戰皆是敵國相征而未嘗奉王命安得有義戰乎然則世之擅事戰爭者以春秋之書法律之其罪皆不容于誅矣可無戒乎

此章因當時嗜殺者多藉口武王以自文故借書詞論起爲武王辨白一番以開世主之仁心不止是教人以讀書之法○孟子曰君道貴仁而莫不善于不仁若果能爲仁君則于不仁之事斷不忍爲之也乃今之人君爲一事動援古人以自文以爲吾非無所取法也考之書傳古人已有先我行之者矣于是肆行無忌荼毒生民而古人之書反足爲害于天下後世是皆信書之過也抑知書不可不信亦不可盡信蓋載事之詞或有鋪張揚厲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但當識其大義而已不可執其

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

詞而已盡信之盡信書則時或有害于義不如無書之愈也無書不過泥古人之迹盡信則必誣古人之心而貽害遂不小矣如武成一書乃盛世之良史何不可信而亦有不可概信者如奉天伐暴反政施仁等語是可信者也其餘則不可盡信者故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二三策之外其最不可信者莫如血流漂杵一言大兇仁人之師應天順人無敵于天下當時武王正仁人也紂至不仁也則武王之至仁伐紂之至不仁宜不戰而屈其兵矣而何其與商人戰至殺之而血流漂杵也將欲疑之則書有此言將欲信之則武王決無此事豈非史臣舖張武王之得民心而以致過甚其詞乎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讀書者知仁人爲欲救民于殘殺不得已而用兵豈有令其相殺至此而足爲仁人者奈何後人之執于書詞而可藉口于武王耶

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

此章、著善戰者不仁之罪以勉時君之好仁。通重國君好仁二句見善戰陳者毫無用處末節、不重解征字之義只合湯武斷之以決言其無敵耳。孟子曰戰陳者最不仁之事也今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彼以此說動人君而人君亦遂信之以為欲取天下非用戰不可用戰非是人不可若是人為之必大有功于我者而豈知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民不堪命必至離叛而覆亡隨之則此人乃殃民誤君大罪之人也顧可以為有功而用之耶夫所以獲罪者以其不仁也不仁非為國君之道蓋我修戰陳人亦修戰陳則能敵之矣戰陳何足恃故國君若能反此而好仁必不肯殺一無辜為之去其疾苦予以安全愛民如子焉則民親之如父母一旦興弔伐之師天下自無有與之為敵者矣何以見仁者之無敵如湯好仁、之君也其十一征也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

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為後我孰有敵之者又如武王亦好仁之君也其伐殷也革車只用三百兩虎賁之士只有三千人不尚兵威如此武王入殷之初諭商人曰爾無畏我來除暴以寧爾也非敵爾百姓也于是民皆歡欣感激稽首於王之馬前若崩厥頭角然而願歸附之夫誰與武敵觀于湯武而好仁無敵之言不可信哉是何以故蓋征之為言正也謂其以仁義之師而正彼虐民者之罪則凡民為暴君所虐者各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所至必歡欣愛戴以歸之如湯武矣又焉用夫戰乎彼善戰者不但不可用而並無所用夫用善戰則至于取罪不用善戰而好仁則至于無敵為君者可以審所尚矣

此言學貴心悟不可徒恃教者之啟發與羿之教人射章兼教學言者不同規矩喻下學之法巧喻下學中有上達之功能悟即是巧不悟即是規矩故有能與不能使之分自灑掃應對而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上皆爲規矩而行著習察則存乎人不然雖大聖大賢面前指點皆死法耳巧者乃既熟後自得之妙不得以聰明二字看過此純是比體不說破正意。孟子曰君子教人有可傳者有不可傳者即曲藝觀之可見木工有梓匠車工有輪輿其制方員也有規矩之法必兼有運用之巧而後能成無規矩以爲依倣則巧無所施無巧以運此規矩則規矩亦不過一死法故將規矩用得純熟而巧自生乎其間然此在教者自己則然而非所論于教人也教人者與之以規矩之成法豈不欲其即生夫巧以運用此規矩然規矩有形迹可循而由規矩而精熟之得之于心應之于手之巧則存乎學者之自悟乃今之學者不能自悟亦欲教者之使之不使則咎師之不善教而孰知規矩而欲其與之則教者之所能巧而欲其使之則教者之所不能也雖善教者亦窮于無術則學者可不自勉哉即曲藝如此而教人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巳所性分定故也

學道者其下學上達之間不亦有然耶

此章言聖人所性絶不與富貴貧賤相干故能隨遇而安舉舜以例其餘見人之皆當如舜○孟子曰常人之情内有不足則當境遇之來往往易動其心貧賤則戚戚然不能以終日富貴則欣欣然喜出于意外若聖人之心豈其然乎吾嘗聞昔日虞舜其始之飯糗茹草也貧賤極矣而舜不知其爲貧賤吾窺其心安之而若將終身焉未嘗因處困而有慕于外巳可異矣然或者未遇富貴不知其趣故能安分耳則夫處貧賤而安處富貴而改其初者亦人情乎乃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而以堯之二女侍于左右富貴極矣而舜不知爲富貴也吾窺其心若固然其有之而絶無驚喜又未嘗以處富貴而有動于中焉遇雖殊而心常一非聖人之内足于己而知命樂天者其孰能之即舜心如此而凡爲聖心類然矣人可不以聖人爲法而隨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遇而妄也哉

此教人愼于所施故以報復之理徹之究其勢以使之深惕耳○孟子有所爲而感發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取禍至重也蓋親莫切于父兄而天道好還無施不報苟吾而妄殺人之父人亦將從而殺其父以報之吾而妄殺人之兄人亦將從而殺其兄以報之然則非自殺其父兄也要亦不過一間耳其實與自殺者何殊夫人私意用事甚至殺人而不顧其時徒逞血氣及至受害貽戚之處歸怨他人不得一念及此殺人之事眞爲至重人可逞一時之強暴而不愼之于始耶

此傷當時之橫征暴害也即一關以例其餘見法未變而立法之意已失又況乎法之已變者○孟子曰古先王創制立法其意無非爲仁民而設豈以暴民哉乃至于今法則猶是而立法之意盡失有不可言者矣即以設關一事言之古之爲關也將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囿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

以之譏察非常特爲民禦暴而已此設關之本意乃今之爲關也將以之征稅出入而反自爲暴于商旅矣陽借禦暴之名陰行爲暴之實卽一關而古今仁暴相反如此其他事類此可知昔之民何幸而今之民何不幸耶人君何可妄予爲暴而不思爲仁也

此見人當身自盡道意上二句以躬行言下二句以出令言妻子者是爲最近而易行者以槪其餘○孟子曰道者人倫日用當然之則君子所以行之身而可法令之人而可從者也乃人往往但謂人當行道而獨寬于身以爲吾雖不行人自可行耳而不知身不行道則觀法無自化不行於妻子矣動以非道出令以使人以爲令雖非道不怕人不行耳而不知使人不以道則處置失宜令不行於妻子矣夫妻子至近御吾以爲天者也勢最易行令最易從今倘不能然况他人乎而欲其行必不

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能矣可見人之一動一言皆不可不以道耳此勉人蓄德意借利以形之周德兼定見定守意邪世與亂世有別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如孟子在戰國之世崇王黜霸明仁義闢楊墨正邪世所不能亂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人貴蓄積有素然後能有餘用斯亦何事不然哉即如人之治生有遭凶荒之年而飢死者由于平日蓄利之不足耳苟使家有餘貲廩有餘粟件件周到而足于利焉則雖遇凶年不能殺之矣夫謀生如此況處世乎人之修身有當邪陂之世而搖亂其所守者亦由于平日蓄德之不足耳苟使仁義備諸已道德積于身事事周到而厚其德焉則當異學迭興橫議淫陂之世自能以吾闢之世必不能淆其識而奪其守其何從而亂如周于利者之不能殺一而已矣然則人欲不爲邪世所亂亦惟戰兢自持不敢挾一善一才以自足而周於德焉可矣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此章戒人不可好名以見矯飾者必有所不及矯飾處以自取敗專爲欺世盜名者發其病全在一好字爭讓未必至此特舉其極以形容之○孟子曰凡人立身處世貴敦實行而不可好夫名譽敦實行者無心求名而名自成好名譽者有意要名而名必敗蓋無心求名者見義則爲並非爲利故見利則讓無論大小繫馬千駟勿視一介取與不苟此乃眞能讓之人故讓德之名自歸而非好之也若人而好名其心原不忘利只爲名美于利不得不棄利而取名名之所在則讓雖千乘之國之大亦能讓之當讓之時若一能讓之人而不知好名之人豈能讓者乎苟非眞能讓之人則名之所不在卽爭雖簞食豆羹之細其鄙吝之心見于色而不肯讓焉此則其所忽而不及勉者也而人則窺破之矣夫爲名而讓者心實未嘗不爭利及敗不旋踵則盜之何益卽能欺流俗人終不能欺君子名何可好吾願人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
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之惟賢是務也

此示天下以爲國之要道三不看仁賢不必分作兩項人上下亂在綱常名分上說要與下政事有別政是大綱事是節目不專爲財用○孟子曰爲國之務多矣然論其要有三焉不可不講也如國之所恃以植立者全在仁賢賢者必仁仁故爲賢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信仁賢則君有輔而民有庇社稷有所託奸宄有所憚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則國空虛雖有億兆之衆不足爲有無也國之所賴以維持者禮義也禮以起義義以制行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有禮義則自身以及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上下序國自振興而化遠矣背之而不遵行則名分無以辨民志無以定將上替下僭而危亂隨之也國之所恃以經理者政事也政爲事綱事爲政紀不止經理財用而財用亦在其中有政事則綱舉目張綮

不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然具備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矣無政事百度廢弛財源無以開財流無以節則凶豐無備而財用何以足也故三者並為國之大要誠能以仁賢為先羣才效用相與敦禮義勤政事則近而移風易俗遠而希帝追王亦不外是矣

此言得天下者必以仁得國意輕重得天下上○孟子曰吾觀七雄並起不相上下推其意固欲以得天下也夫古之得天下者多矣大抵皆開誠布公愛育羣生者故欲得天下者必以仁乃今之世何不仁之甚也富國强兵權謀術數紛紛焉彼見夫世卿大家下以術而愚其民上以力而脅其君竟至得國者往往而然而遂謂天下亦可以力征經營也孰知一國之民寡天下之民衆一君之勢易制諸侯之勢難圖欲以一己有限之術力而愚盡天下制盡天下此實難矣即愚之制之于一時亦必不旋踵而失之蓋不仁之理勢所必至也故不仁而得國者容

〇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或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斷乎未之有也欲得天下者可不反不仁而行仁哉

此章欲人君安民以保社稷而勿自恃其尊意為不恤其民者發通重民為貴一句下三節總是發明民為貴意首節以理言非以分言危社稷內要見不恤民意祭不失禮乃從平日能教養民來非全靠祭祀卽可邀凶變置變置社稷但變置其壇壝非變置其神〇孟子曰大凡國之所恃以立者有三曰民曰社稷曰君三者雖皆不可少然必有輕重于其間今之人君必曰君為貴社稷次之而民則在所最輕者矣乃自吾論之實大不然民為邦本故天下之至可貴重者惟民而社稷特為民祈報而立至人君不過奉事社稷以保養民生者也故社稷之貴重次于民君則又次于社稷而為至輕者焉惟民為貴是故人君能愛民而得乎邱野之民心則民皆歸往而可以得天下而為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天子若民心不得而順承天子以得其心不過命爲諸侯順承諸侯而得其心不過命爲大夫而已夫以得尊貴者之心反不如得卑賤者之心此所以民爲最重耳至于諸侯雖神民之主然諸侯能保民而事神則人神安之而爲君苟淫佚無道暴虐其民以危及社稷則當變易君位更置立賢者以主之矣夫君位之存亡係于社稷之安危是君輕于社稷也而輕于民更可知矣若夫社稷之立能爲民建土功生百穀爰設犧牲粢盛春秋祭祀之禮以報之苟犧牲既肥腯而成粢盛既馨香而潔及時而舉祭祀然而或旱乾水溢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當毀其壇壝更置他所以示更新之意無常享矣夫社稷之變置係于民生之利害此所謂社稷輕于民也而君之輕于民益可知矣信乎民爲貴也然則君之欲保社稷以保君位者可不愛民如子而自恃其尊也哉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寛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薰炙之也餘見前篇

此章專表明夷惠爲聖人而可師也聖人二字重泛從聖人說到夷惠身上來後又從百世節說歸聖人上總是贊夷惠爲聖人親炙句因興起而追論之非以找足興起意反不甚重○孟子曰天下同是人也而其品實萬有不齊其寘寘無所表見者無論矣即有能自樹立者大抵當時則榮沒則已焉世往而人亦與之俱往世遠而人亦與之俱遠其孰有歷百世而猶師之者乎此豈世人之願哉亦其所以爲人者未極于聖耳若夫聖人者其盛德至善既有以淑人心于當時又有以表師極于將來蓋百世之師也求其可以當此者伯夷柳下惠是也蓋此心此理原人所同無論一世無論百世聖人惟能造其極凡人之所同得者無不脗合則人雖往而風自流故伯夷往矣而聞其風之淸者頑夫化而爲廉雖愚必明也懦夫化而有立志雖柔必強也柳下惠往矣而聞其風之和者薄夫化而爲敦皆不偷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人之理合於

之民也鄙夫化而爲寛皆有容之士也夫夷惠自奮乎百世之上者甚遠而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甚盛焉若是則直爲百世師矣既爲百世師而猶得謂之爲非聖人乎向使淸非聖人之淸而猶有所褊和非聖人之和而猶有所異則人亡淸和之風亦與之俱亡矣安能感化百世若是哉夫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感化若是而況與聖人同生其時親近之而薰炙其道德者其感化又當何如哉信乎聖人百世之師也夫夷惠且然彼立于夷惠之上者其不止爲百世師更可知矣甚矣人之不可不爲聖也

此孟子勉人求仁以盡道蓋家有重仁字看者有重道字看者則是踐形之意有重人字看者則是道不遠人之意蓋重仁道爲是而重仁者尤長仁則性而已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于人之身而尤著者曰仁也者人也便是合矣合而言之句只

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齊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須臾出言字不可看做合而出之者一言字只說論道當如此體道意尚在言外此條書陸先生之說○孟子曰今天下皆知爲人矣而究不知人之何以爲人皆能言其爲人之道矣而究不知道之何以爲道此無他以其未識夫仁也彼其視仁爲精微高遠無與于我而離而去之以爲人離而去之以言道無惑乎汨于形氣之私忽于人倫之地盡背而馳之失其道耳抑知仁理也人氣也理非氣莫附氣非理莫生故仁也者非他在天爲生物之心在人爲有生之性而卽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仁卽人則本可合而不可分矣人能于人倫日用之間凡視聽言動君臣父子一準乎爲人之理不爲形氣所主而道卽全乎其間故分仁于人而言之則曰仁也曰人也合仁于人而言之則曰道而已矣然則仁外無人仁與人合之外無道知人之必本于仁則爲人者不可一日不爲仁知道之必原于仁則求道者不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可一日不求仁人顧可視仁爲高遠而不求也哉

此見君子遇窮而道不窮意○孟子曰大凡君子無戹地昔孔子嘗戹於陳蔡之間以孔子而不免于厄人必疑之曰此君子道之窮也而抑知非道之窮乃其遇之窮耳何以戹葢因當時上無禮賢下士之君下無推賢讓能之臣以爲之交契也是以不免于厄耳遇雖厄而道自在使其一日有交何難大行其或有厄此固上下之責于孔子何損哉

此章見人當盡其在已意葢必有孔文之德而後謗議可勿恤不然未可專咎他人道重一士字稽意在尤人必將求理于人勢必媚世故勉之以自盡引文王孔子一以慰之謂聖人尚遭謗況學者乎一以勵之謂德如孔文無妨任其慍然勵意爲多

○今夫小人每易肆其譏訐君子惟自盡其修爲固無邀譽之心亦無弭謗之道時人貉稽不知此意深以爲憂而問曰是是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栢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

非非與論之公世往往以此觀人故人得衆口之譽則有所理賴而爲世所重今稽爲衆口所訕不能得衆口之順理以許我反以我爲無理者且甚大也毀謗所傳人必疑之請問夫子將如之何而可使衆口之理于我耶孟子曰子以口之不理爲有傷乎子之素行不知無傷也譽在人刻勵在已人特患不能爲士耳誠能爲士則德修而謗興道高而毀來益多爲衆口所訕往往然也不觀諸文王孔子乎詩云憂心悄悄日見怒于羣小此非爲孔子言而惟孔子之事足以當之又有云故今不殄絕狄人之慍怒而亦不隕墜在已之聲聞此非爲文王言而惟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孔子當日彼婦出走伐檀削迹其不理於口孰甚而未嘗損其爲孔子文王當日祖已有告崇侯有譖其不理于口孰甚而未嘗損其爲文王豈非士憎茲多口乎然則人特患不能爲孔子文王耳能爲孔子文王宜爲流俗所驚駭

其聲聞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而相與毀之是多口適以顯孔子文王耳何傷哉苟不自盡其在我而徒欲弭人之謗邀人之譽必至闒然媚世爲鄉愿之流邪僻之行倘成其爲士哉

此見爲治當端本于身意蓋思古以傷今也昭昭昏昏俱兼知行言上使字有功用下使字惟强求人字在人君則兼臣民在人臣則兼君民○孟子曰人己同明斯爲德化之盛然責以身先之不可專責夫人乃吾當上下古今而見今與古之何不相及也古之賢者本身作則凡倫常日用之理無不洞悉而體行必協至當無一糢糊何昭昭也德明于己未嘗求以喻人而標準既立觀法自生爲人君者百官萬民皆通知忱恂克明其德爲人臣者皆君正民化日以丕變有似乎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者化導有源陰驅潛率何風之盛歟今之人上身範不立于倫常日用之間所爲背亂昭昭者變爲昏昏矣而但以法令督責

〇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夫人欲其改過遷善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觀法無自孰音順從民且頑梗而況于君何風之替也世變如此古風不再矣亦真可慨哉

此章見治心之學不可少有間斷意介然爲間見通塞之機不在多時只倏忽頃刻之間放鬆一毫不得〇孟子謂高子曰禮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所爭只在用不用之間用之則胸懷澄徹而德業可成不用則胸懷蒙蔽而德業無就此其機正不必在久也轉移只頃刻之間耳不見夫山徑之蹊間乎有如山中小徑僅容人之蹊步間未見爲路也若倏然之頃人皆用之遂成大路然雖成大路若爲間之暫不用則依舊茅塞之矣路之通塞不可一時不用如此然則人心善端發處一蹊間耳奮然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一大路也苟一間斷便內爲氣習所蔽外爲物欲所誘而理義之心遂窒一茅塞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
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
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
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
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
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
力與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

今則茅塞子之心矣可不思所以自用之哉
此章見論樂不當泥迹意城門二句即以之喻禹樂非喻文王
之樂。為樂之道最為精微雖帝之與王未嘗無高下于其間
而正未易輕為高下苟不明其理而但拘其迹必至誣妄古人
不意有高子者竟妄議禹文于孟子之前曰嘗觀禹與文王皆
聖人也禹作大夏之樂文王作象箾南籥之樂皆聖人之樂然
以吾較論之禹樂之聲其尚于文王樂之聲乎孟子曰何以言
之曰觀用之者之多少即知樂之優劣吾即以樂之鐘論即以
鐘之追論禹樂鐘之追如蠡而欲絕此必聲之美而用之者多
故其器乃敝也而文王之鐘之追不然吾以是知其尚于文耳
曰樂之道以理為本而聲音輔之從此觀之昭德象功其美善
與否亦有難掩即器數猶不足論而况器數之至末如追者乎
今是一追耳奚足以知其優劣哉如謂一追之蠡否足以定樂

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

之高下則試取而譬之彼城門之軌迹獨深于城中豈此一車兩馬之力常出入于城門便如是之深與非也乃衆軌出入日久所積漸使然禹鐘之追之蠡亦猶是也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日久用多而文鐘之追則日淺用少故有蠡有不蠡耳禹樂豈優于用多之故何足以論樂耶而子以爲尚何其誣古聖人也高子聞言能無自愧其言之鄙乎

此章見孟子知止之義不可復孟子在根本上說非止如陳臻爲王不聽而已也玩下搏虎之喻則知徒手搏虎與前之發棠已屬權宜而此之不可復在根本上說益明○君子處人國雖以救世爲心然亦當明于救世之道因時之宜而立其身于無玷不可徒爲取悅于人以貽士林之譏乃時人不知輕爲議論是故孟子在齊適遇齊饑勸王發棠邑之粟賑濟饑民其後齊國又饑陳臻曰今日國人望賑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以致論

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

之殆不可復其意蓋恐復言之而王未必聽耳而未必知其前聽而有所不可也孟子聞之深是其言而告之曰君子處事嘗務其本相時而動不可狥人以習行大權宜之舉而使吾今日復請發棠以慰國人如是是其所爲豈合于義乎直與馮婦同也晉人有馮婦者善于徒手搏虎卒之改其前行而爲善士似足見重于士林矣則奈何忽一日而之野焉有衆逐虎虎方依負山嵎據險自固衆皆莫之敢攖觸之望見馮婦知其素善搏虎因趨而迎之欲其復試故技馮婦于此自宜堅于爲善以謝衆人而反見獵心喜遂爾攘臂下車以狥其情于斯時也衆則皆悅之矣而無如其爲善士者則皆笑之也笑其爲善之不終而不知自止焉耳吾今復勸發棠得無類是子云不可誠哉其不可也蓋爲治之本在行王政則自無凶饑區區賑濟其末務也偶一爲之或可不然歲常饑而粟有限賑得幾何且咎處而

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

復斂勢亦終不能無機故雖請之而王必聽且不可況孟子已不見用于王而將去請之又未必聽乎行權市恩非義舉不知止而取辱又其次矣貽笑士林孟子豈肯爲之哉

此申明性命之辨要人安命而盡性也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所賦有氣質有義理不能偏廢而所受惟義理爲重責宜自盡故不謂性以斷制人心使不敢過不謂命以充廣道心使無不及乃君子遏欲存理之功而究之安命則性亦得其正盡性則亦可至于命分言之中而合一之旨自具上節性字指氣質說下節性字指義理說上節命字合氣與理說下節命字兼氣稟與所值說上不謂是着意限制下不謂是大爲承當○孟子示人以性命之辨曰學莫大于性命命之所在反以爲性性之所在反以爲命毋惑乎人欲日熾而天理日亡也吾爲天下辨之如口之於滋味也目之於釆色也耳之於聲音也鼻之於香

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

臭也四肢之於便安樂佚也人曰此固性生而有之吾亦何必不曰性也然雖不學慮而知能而其中却有一定之命在天所賦之分本不齊其當得不當得無容强也在人所準之理自有在雖得所欲不可縱也此則皆有命焉衆人不知有命而任其性遂以嗜欲之性傷其義理之命而入于小人惟君子知其然故付命于天安于定分未得不强爲求既得不縱其欲能以命制性斷不謂此爲性而徇之葢實有遏欲之功非止安分而已也然則性固何在則仁義禮智天道是也仁之于父子也同爲愛而愛之有至有不至義之於君臣也同爲敬而敬之有盡有不盡禮之於賓主也同爲恭而欽恭有當有未當智之於賢者也同爲别而所别有哲有不哲仁義禮智皆天之道聖人之於天道無有不純而純之亦有安勉難易之分人曰此固天命之一定吾亦何必不曰命也然所命雖有清濁厚薄順逆之殊而

智之於賢者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其中却有全受之性氣禀清厚者具此仁義禮智其濁薄者亦具此仁義禮智也境遇順適者具此仁義禮智其拂逆者亦具此仁義禮智也此則皆有性爲衆人不知有性而諉於命遂以義理之性汨於氣數之命而流爲小人惟君子知其然故戰戰兢兢不敢懈怠氣禀即偏而一于自強境遇即逆而終守純正能以性制命斷不謂此爲命而諉之蓋實有存理之功非同抗命之爲也性命之辨如此辨之明而各得其正宜安命者安命則遏欲即以存理而性亦于以全宜盡性者盡性則存理即以遏欲而命亦于以回性命之理乃可大明于天下矣人可不務爲君子而甘爲小人哉

此章因樂正子有善信徵根基故詳言善量之無窮以見只一個善包得一生極詣在何可止于二之中意通重一善字次重信字信是初下手工夫即善之實美即善之積以上猶是成己

〇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〇

事工夫甚難大卽善之發工夫畧易蓋充實之極自有光輝也聖卽善之至是究竟地位工夫却又難總之完得繼善之本體而已美以上是體之所以立有光輝以下是體立而用以行皆以其自然及物者言之可欲是別人以爲可欲猶說是人可愛重在我有以致人之可愛蓋懿德之好然也信是大學誠意地位充實與有諸己要分別明白有諸己者無僞也可保而不失充實者盡善也皆足而無欠纖毫未備猶未充實充實二字平說不可謂充之而至于實大字全就光輝上說美指在內者亦指在外者美非無外內有餘而外或猶有未足大非無內發于外者本乎內卽其外可以知其內化自我而言謂不思不勉不可知以人而言莫測其所以然神不在聖外然只作一人看却又胡寏六句上半截當以懇切之詞發其理下半截當以贊歎之詞切其字〇人性本善而其量無窮能以學力充之則將無

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滿充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

所不至故已至者不足恃未至者毋自畫也乃浩生不害一日以樂正子爲問曰樂正子之所造果何等人品也孟子曰大凡人品有一等爲善人有一等爲信人能爲善人者未必能爲信人今以樂正子之姿稟學力言之殆善人也又信人也又問曰夫子旣以正子爲善人又以爲信人是善自善信自信矣各有其名即各有其義不識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耶曰欲知善不善之分觀之人情而可見人情莫不好善而惡惡設其爲人處心造事行己接物一皆合天理當人心但見可欲而不見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然人雖善而未可即許其爲信者或其天姿之近或其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能實有其善于己故僅可謂之善耳若其用力之久心之向善者極其誠身之行善者極其實而眞能實得于己之心眞能實備于己之身然後可以謂之信人也然人固以善信爲賢而非以善信爲極等而上之其

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

進乎此者正自無窮而先之者美也特未信則善有修飾又安望其充滿積實于心乎今既由善而信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已焉其所有之善既充足飽滿于其身而無一欠缺又隱微曲折悉積實而無一空虛方可謂清和純粹無一不善之稱而美在其中無待于外矣然僅謂之美則猶未爲大也以其但積于中而未能發見于外耳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彌滿布濩之至必將洋溢四出著爲光輝其在躬也則睟面盎背而四體恭重其在事也則功高化洽而天下文明體用極至而不可加是則所謂大人者也夫大則去聖人不遠然猶待思勉而未泯其迹也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從心所欲四體不言而喻存神過化事業無爲而成其于善也一如春融冰釋渾然無迹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豈不謂之聖人乎至于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

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

有加矣然而使人猶可測識則猶未神也若夫變化之極至德純于不顯不但己不知其然而天下俱莫知其所以爲德大業溥于無名不但己不知其故而天下俱莫知其所以爲業直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則聖不足以盡之直謂之神人焉可也神不出聖之外而聖必進于神方爲盡量人之所造其地位不同如此總之自一善基之今正子雖曰善人信人然善有餘信不足蓋猶介在善信二者之中間而向居夫美大聖神四者之下也已至者少而未至者多然猶幸有二者以爲根基由是而加勉焉進進不已則其所造正未有艾觀正子者不得以善信忽之爲正子者何得以善信安之也哉

此章見待異端不可不寬以濟嚴無非衛道深心逃墨二句串說到歸儒上非楊近墨遠之說重歸斯受一句曰歸者如遊蕩人歸來一般原來是自家人如何不受且非徒受之有偕之大

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畧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

道意次節反言以足上○孟子曰自古只有儒之一道自異端起為楊墨遂有叛儒而入彼者而我儒之道于以亂焉為吾儒者為衛道計自不得不與之辨辨之力拒之嚴而後入楊墨者知逃邪而歸正也然此自其未逃而歸者則然而吾所語于既歸者哉蓋天下惟吾儒之道為至當不易可久可大若楊墨之說狃于一偏各有其弊而無甚意味好奇者一時學之久必厭棄而逃之逃于彼則歸于此彼墨氏務外而不情厭之者必將逃之而歸于近實則楊是也彼楊氏近實而太簡厭之者必將逃之而歸于大中至正之道則吾儒是也歸之以漸其勢必然既歸于儒則與楊墨之害吾道者不同斯即宜受而教之憫其陷溺之久取其悔悟之新為之因事開引使其不疑以偕之大道而已矣斷不復咎之而與之辨也乃今之儒者當楊墨既來歸而又與之爭辨追其既往之失責備不已如追逐已放之豚

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既入其闌苙又從而招羈其足然此則已甚之行令人益畏吾道之難近將歸者俱不自安叛者不敢復歸終自棄于吾道之外豈非吾儒之過乎故于未歸則拒之嚴而于既歸則待之恕庶幾義盡仁至爲聖人誘進天下昌明道學之盛心也夫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此示天下以取民之中而寓仁民之道爲當時取民無制者發最重君子用一緩二句下反言以見其當然○孟子曰人君爲國爲軍國之需勢不得不有所征于民民亦義不容不供其征于是以其不能自織也而有布縷之征不能自耕也而有粟米之征不能自興作也而有力役之征然而上有軍國之需下亦有家人父子相聚爲生之願人君恃征之勢託征之義每易不顧民之生容或有急急焉以用之令民輸將之不暇者此豈君子之所敢出乎君子深知夫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又知夫民財易匱民力易竭而不能使急于上者仍寬于下故其用夫征也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

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于取之之中時存恤之之意將三者之征分之以時布縷取之于夏粟米取之于秋力役取之于冬皆隨時止用其一而其二則俱緩焉用于上者少則存于下者必多供于上者緩則出于下者易辦而民生以遂民家以保矣不然罔恤民生但侈己欲用者多而緩者少一時並取其二焉則小民奔命不遑而野有餓殍矣甚至有用無緩一時並取其三焉則小民室家難保而父子離散矣夫國無民何以爲國下受其禍而上亦不蒙其福雖欲常有其征不可得矣征民者可不法君子之用一緩二哉

此示人君以當知所寶專爲寶珠玉者發其竦動時君處全在殃必及身上○孟子曰吾觀今天下之諸侯皆務寶矣皆務寶珠玉矣夫豈知有所寶者將以奉其身耳然必寶所當寶而後能以國顯而身榮吾爲計之葢有三焉土地所以立國而爲基業所由係當寶者也人民所以守國而爲根本所由固當寶者

也政事所以經國而爲紀綱所由禎當寶者也以此爲寶自足以致百福而無一殃若舍此三者不以爲寶舉皆輕忽棄置之而惟以珠玉爲寶焉則黷貨無厭必將紊亂政事虐害人民而土地亦致喪亡其殃禍不且近及一身也哉可知寶非所寶則奉身者反以賈禍眞可懼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

此章見不可恃才意恃才取禍止論其理理無不驗非以私智爲揣測小有才以資稟言未聞道以學問言○人欲修德立業原不可以無才才亦原非禍人之具然而才欲其大不欲其小不恃其才而善用之則大恃其才而妄用之則小妄用其才必致取禍如盆成括是已盆成括仕于齊孟子預度之曰死矣其盆成括乎至盆成括果見殺門人以其言之驗而問曰死生未來誰能知之而夫子則有先見之明抑亦恃億度之私恐不能驗其神明之識必有所憑此何以後曰予非有異人之知也亦

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據其爲人而論其理耳人不可以無才然必學道以善之斯不至逞才敗事以取禍患令其爲人也小有才能而未嘗學問于君子仁義忠信之大道茲然無聞也則必好行小慧挾私妄作背義違仁而機械變詐之多端安得不及于禍則其小有才而未聞道也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此所以知之而豈有他術哉可見恃才必有取禍之理卽言不驗亦可懼而况其驗也人之以括爲鑒矣

此章見聖賢與人爲善之公○聖賢之心無不樂與人爲善至公無私者也然此意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乃不意滕之館人竟能知而道之昔孟子之滕滕君館之於上宮館人有業屨將成置之牖上客至之後館人求之弗得或人因而問曰夫子未來此屨固存夫子一至此屨旋失若是夫子而外從者則固多也能必其盡如夫子之素履乎以此推之若是乎從者之廋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

蓋此屨也孟子曰子以是從者來竊屨來與曰殆非為竊屨來也但人類不齊而夫子之設科條以教人也則有已往之失者不追咎其有潔己而來者不之拒只論當前苟以是向道之心至斯受之而已矣于從者乎何尤而于夫子又何害焉觀俗人之一言猶且識聖賢大道為公之心也亦異矣夫

此章要人擴充其本心以盡仁義意首節泛論重一達字次節指出不忍不為之實重一充字擴此心之用無少壅塞則為達以端緒之引伸言滿此心之量無少欠缺則為充以分量滿足言然惟達而後能充末二節又申明充無穿窬之心總完得首節達字意仁也義也以體言不可勝用以用言指出害人穿窬字面正示人以知所達處充無受爾汝之實並是充無穿窬之心非是又深一節但比穿窬較密是人來激發我處至我去採取人則益密矣不過一有迹無迹之分總是借來作充類至義

皆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充滿也穿穿穴窬窬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

之盡的様子不必泥定上爾汝下語黙說○孟子曰今人皆知仁義之爲美矣而又莫不畏夫仁義謂仁義至精微難測至高遠難行非我之所能全也而實豈其然哉人不知仁獨不知不忍之心乎且看凡人有危慘之事偶觸于目而惻然不忍之心即動于中無論其人仁與不仁而皆然則所不忍之心非人所皆有之者乎但人每爲氣拘物蔽轉入于私而不忍于此者遂忍于彼矣今人若能知吾心本自不忍于是因其不忍之巳發推之以通達之于所未發使向之所蔽而忍之者皆不忍焉此即本來渾然一惻隱之仁也仁何難全哉人不知義獨不知不爲之心乎且看凡人有汚辱之事偶加于身而赧然不屑之心即動于中無論其人義與不義而皆然則所不爲之心非人所皆有之者乎但人每爲氣拘物蔽轉入于私而不爲于此者遂爲于彼矣今人若能知吾心本自不爲于是因其不爲之巳發

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推之以通達之于所未發使向之所蔽而爲之者皆不爲焉此即本來渾然一羞惡之義也義何難全哉達之如何蓋不忍不爲之心隨感而發其分量本無不足故達之者非有達有不達之謂也必充滿其分量而後已如肢害人者人所不忍也人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使凡有類于害人者皆所不忍是謂達之於其所忍而于以仁民于以愛物之仁將不可勝用也又如穿窬者人所不爲也人能充滿其無穿窬之心量使凡有類于穿窬者皆所不爲是謂達之於其所爲而于以砥行于以立節之義將不可勝用也夫仁只是一個不忍凡不便于人之事皆足害人故充一無欲害人之心盡之矣若義之用甚廣穿窬之類無窮必何如而後能爲充無穿窬之心哉如呼人爲爾呼人爲汝此人所輕賤之稱人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心之實其中慚忿而不肯受之者乃其心之實也是其心雖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細微而與無穿窬之心則一人能充此不肯受之之實以去其所以得之之由凡一毫苟且汚辱之事足以取輕于人者一概屏絶則光明正大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夫充至無受爾汝之實可謂盡矣然猶有迹可見則猶未為盡也天下又有不義之事其然無迹人所易忽者乎此不必在言語上求之而即言事有可見者如與人言言及于我則即言之言未及于我則即不言此其常也有何不義乃今之士往往有未可以言而先意為之言是何故彼蓋未悉人情故先以言語挑動之彼若答來不覺露出本心是謂以言探取人之心也有可以言矣而又不為之言是何故彼蓋惟恐言不合旨故佯為隱忍以俟之彼必問我亦將露出本心是謂以不言餂取人之心也心中一片機詐外面使人不覺彼雖自矜其能欺人而以為得計殊不知此等心術曖昧之極全不光明常畏人知與穿窬之心何異是則皆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穿窬之類也充無穿窬之心者必充至此而盡去之而後為能充其類為能由其所不為以達之于其所為益養浩然之氣則可以無受爾汝之實謹獨知之學則可以無餂人言之心而義全盡無虧矣即充所不為之義而充所不忍之仁益可知人何憚而不為仁義哉

此示人以言道之準上二節論言道之善而歸諸君子末節總今人無君子之善道則無君子之善言可知中間遠近約博須抑揚點醒而語意專重在近約二字不下帶不過言其至近勿講得着迹道存即簡易中便是神化性命所在一修身其餘便多理會不是修身了方可平天下故曰天下平平亦不作感應說兩而字俱不着力正見其近約處○孟子曰今天下莫不知有言有守矣顧同一言與守而有善不善分乎其間者試為天下之言守者示以善之所在而抉其病焉垂訓立教必質乎言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有言必有指吾見世人往往好為高談而言趣無多內不足以明道外不足以經世何取乎是言為若夫所言者甚切近不知者疑其為粗淺而及至探索其言中之意指却深遠無盡則其言既非過高而不合乎經常又非卑近而不依于至理易簡為名理之淵藪真經世之碩畫蓋善言也經世宰物必資乎守有守必有施吾見世人往往多所馳騖而致用不足靜不能為天下福動不能為天下功何賴乎是守為若夫所守者甚約少不知者笑其為拘迂而及至發揮其守中之事業却廣被無涯則其所守之道既得其至要而根本深厚又給其施為而功用不勞操持挈變化之樞紐真撫世之宏模蓋善道也乃天下雖有善言善道之準而言守之善者卒不概見何哉以其言非君子之言而守非君子之守耳君子知至理不在高深故其言也只在目前不離日用皆人之所能知能行若不在衣帶之下可謂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近矣而天命人心之至道已無不存乎其中焉何其指之遠也信乎其爲善言也君子如治化必有原本故其守也不務分外只在當體時時爲之省察克治以修其身可謂約矣而舉而措之天下則推之準動即化已自平矣何其施之博也信乎其爲善道也言守如此有何病哉而亦有甚可病者蓋君子之治身猶治田也必治已身而後可以治人之身猶先自治其田而後可以治人之田乃人之通病往往舍其自己之田不芸而反去芸人之田爲治者如之徒責人以使之治不務責已以治其身是所求于人者反重而所以自任者反輕矣身範不立觀法何由而欲天下平治可得乎守泛而施贋之病如此而言之病亦猶是矣此善言善道之所以必歸君子與

此章欲人盡性以希聖意借堯舜湯武作榜樣以見人性皆同自然而外即有勉然一途皆可盡性以爲聖首節舉性反之人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修爲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孚者字之字不是板對次節泛言性之之德堯舜須我在言外末節君子亦然兩節串下不平動容四段依註平看言語二句非以言言以行言信是指行行法俟命夫以湯武之放伐而以爲行法以湯武之革命而謂其俟命聖賢尚論固有超乎塵情俗見之外者耳○孟子曰人莫高于聖聖莫高于堯舜湯武世必謂湯武不如堯舜而抑知湯武何嘗大異于堯舜卽堯舜亦豈有絕人之爲哉堯舜止此理但彼則不思不勉得全于天自無汚壞蓋性者也若湯武亦此理但此則用其思勉修爲既至以反之者也此所以少異耳而繼之皆盡其性而卽爲聖人矣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

性者之德何如如人內德未盛則外而動諸容貌之間于禮不能無微有不合處若其一動容也無論其大卽一周一旋之細無不中于肅恭之禮節此非有意檢點者之所能中乃其本乎天而積于中之德無所不備盛大之至心身渾是天理故行出

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

來自然都中禮也人之用情非由性生有爲而發必不能輒形其至若其一哭死也無不盡哀者蓋聖人誠心激發自然傷切非欲生者感我而强爲是哀也人而德備原有得祿之理然以祿而修德則勉强之下于經德必偶有所回若其于日用倫常之德莫不止于其所而無一回曲亦其稟性自然不回非欲以干祿故不回也人之素行有意好修而求其中正則其所行必有不及顧言之處若其一言一語必身踐之而無不篤實蓋篤實本于性生所行自然莫非道義之正非有意于欲正其行而爲此必信也此所謂性者也堯舜之所以爲聖亦可即是而見之矣夫此性之之德皆天理之當然千古不易之法也然苟欲自然而全之而始可以爲聖則天下無聖矣于是有反之之君子焉聚入于法之所在其有不能行者往往爲命所惑彼見世有爲善而未必即得凶禍爲善而未必即得吉福者遂至自怠

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其修爲此其所以不能終入乎聖也若君子深知法之所在不與命爲轉移氣數有常變順逆之異而處乎常變順逆之法則無與命不可必而法可自盡故其于法但知誠心身體而力行之盡其在我之常然而絕無趨吉避凶邀福免禍之心直俟其自至而已矣雖未能知安行自然之聖人而非有所爲而爲之心則一也非爲功非爲利并非爲名誠心奉若故亦能繼天立極而爲聖人湯武正其人也豈有異于堯舜哉然則堯舜湯武不易得而堯舜湯武之法則人人可行其勿自外于聖而由勉幾安焉可矣

此示人以遊說之道正是變易天下大本領處並非同其視名分之流首節言說大人不足畏下節推言所以不足畏喫緊在若古制一句見非傲睨王侯內重則外自輕耳專爲說而言若目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大人諸侯卿大夫皆在內○孟子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

日今天下遊說之士于當世之大人皆思一吐其胸中之奇以說之矣然吾見其說之也其意中視彼大人之崇高富貴巍巍若帝天然夫心有所畏則言必多忌諱而迎合之意起強者有懷不敢盡弱者變其說以狥人其何能以在我之所為者變易乎在彼之所為乎故自我論之不說大人則已若欲出而說大人則宜將大人之所為崇高富貴者藐忽之絕不介于意中切勿可視之為巍巍難及大勝于我者然外無所動則內無所阻而志意乃得舒展言語乃得詳盡成其為說大人者矣以下敬上貴貴之道何得言藐不知所謂藐者非故傲睨王侯蔑視名分也亦以其大人之所為巍巍者原自處于卑卑無足數耳彼所為者惟知高其堂必數仞焉安其榱題必數尺焉宮室之美巍巍然也我若得志于時而行其所得為則自有其高大者在即茅茨土堦卑而不為陋斷弗為此宮室之侈也彼所為者列

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指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于前之食饌則方丈爲侍于側之愛妾則數百般食色之盛巍巍然也我若得志于時而行其所得爲則自有其美盛者有即養清色疎而志氣常清斷弗爲此食色之淫也彼所爲者般旋于飲酒以爲樂驅騁于田野以獵禽而車馬之隨于後者且千乘焉憂遊之後巍巍然也我若得志于時而行其所得爲則自有其可娛樂遊玩者雍郎都甘旨拱深宮而氣體自安斷弗爲此宴遊之奢也凡在彼之所爲巍巍者皆爲我之所不爲則以其縱欲無檢大悖古之制也既自處于無可畏之地而至在我之所爲者無鉅無細莫非古先聖王有常不易之法制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上足以驟帝驅王下足以希聖希天又有以致人之畏內重則外自輕吾何歉于彼而畏之哉此所以勿視其巍巍然而藐之也蓋必如是而後可以說大人△不然者我所爲未必皆古制則易世巳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無其具而動云藐之而勿畏則猶當世抵掌尙氣者之爲耳曷足貴哉

此示人以養心之要孟子一書三言養字養氣養性養心合而觀之氣生于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于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汨于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于無則心存而性行氣不必言矣首句提起下申言之心如水源養者澄其源寡欲則去其汨吾源者欲專就耳目口鼻四肢說是嗜欲之欲非即邪慝之欲雖有不存焉者寡只重能存意雖有存焉者寡只重不存意不必泥寡矣字面○孟子曰人之有心至虛至靈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放逸他不得把捉他亦不得須要養之養之者欲其常常居中而爲之主則應感無差而萬事萬物之理莫不于此出焉然而養亦難言矣人止一心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交攻于心心遂爲欲所引而去矣亦無欲者心之體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而不能無欲者亦人情之所必至故遂欲禁絶其欲而使之無以爲養勢必不能養之者時時省察克治之下但使好惡有節予內物化少誘于外則欲雖起而不得縱心自漸得其培養矣故養心莫善於寡欲焉衎言寡卽爲養蓋人心欲其存不欲其亡常存虛靈之舍卽足以爲宰于身心一出虛靈之舍勢必至紛紜于寂感而欲于心易起而難滅易合而難離效用于心者欲爲累于心者亦欲故欲之多寡卽係于心之存亡嘗試觀于爲人而知之其爲人也能知養心之要在[illegible]人而審于檢制情得所闕以寡其欲則外感不褻內境常淸心之居中爲主者常多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不知養心之要在寡欲而疎于檢制情慾其則以多所欲則外感旣紛內境常淆心之出外胡行者不少雖有存焉者寡矣夫心可存而不可亡者也而多寡無常卽存亡不測如此信乎養心之莫善于寡欲也有志養

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忘者尙識其要而急于從事哉
此章見曾子之孝思懇切處着不忍字是沒能盡其思也凡爲人子者孝其親必當存沒一念然而人情存則眷戀沒則遺忘者多誰復有睹物傷懷終身如一日者乎而曾子則異是昔曾晳生時嘗嗜食羊棗曾子于其沒後遂不忍食羊棗蓋食之思親物在人亡悲傷不已自不能下咽故不忍食非能食而故置之也然其不忍但知親之嗜不嗜而並不計夫物之美不美有何可疑而公孫丑則不知而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膾炙旣美于羊棗則曾晳亦必嗜膾炙而不專嗜羊棗也曾子宜亦不忍食膾炙矣乃竟食膾炙而不食羊棗不忍于不美之嗜而反忍于至美之嗜有然然則曾子之孝思尙有未至之處矣此果何爲乎曰是豈曾子之孝思有所未至哉乃正見其孝思懇切之所在也膾炙雖美于羊棗而論其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

所嗜則膾炙何可與羊棗比論則以嗜固有同獨之分膾炙非獨曾子嗜之而人之所同嗜也若羊棗人人不皆嗜之而爲曾晳之所獨嗜也人之所同嗜者其情分食之易相忘于不食故未足以動其孝思親之所獨嗜者其情專食之即記憶其親心遂不禁動其感愴此猶如諱然但諱親之名而不諱親之姓以姓人所同而名親所獨也因名推嗜愈知獨之感人甚至而不忍之心于此發之爲最懇切而直篤則曾子之有食有不食正其孝思過人之所在子尚何疑「則嗜生則以養志專其親死則以感親廢其食存沒一心終身恒如一日直孝之至也

此章見聖賢闢邪救正衛道至意蓋以中道爲主即經也堯舜大中之道乃千古常經而中行狂狷是以留之若鄉原却欲跳中行狂狷之上以亂之緣他是世情上人人心易惑好歹難分最亂眞僞故孟子直欲以反經一着闢而去之前思狂狷後惡

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晳是
前篇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
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
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
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
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
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
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晳言

鄉原非有兩心原狂狷正欲與之其反經道以鋤除鄉原之邪
慝即惡鄉原之實事故通側重惡鄉原一邊中道二字提起重
看其次專指狂者孔子言狂狷孟子獨指狂應何思曾之狂士
一句如琴張如字有不能盡舉意古之人便是下堯舜之道并
及狷者完必也狂狷語又其次其字指中行不指狂者不可得
不可多得也屑不屑辨之于心迹之介潔不潔辨之于義利之
途過門不入是借說不相親就之意曰不憾是深絕之之詞德
之賊義在下文且勿講狂得聖人之神狷得聖人之骨鄉原得
聖人之皮衆人以皮相故原之聖人以神相故賊之是鄉原也
只粘上句說不承通節非輕刺重流俗狹汙世廣此四句且輕
虞居之二句方實落故曰故字總承一節便是中有智略將下
義事安排布置說得死如義利口無多心機只是目前口利舌
辨惡似而非上五惡俱輕點單側鄉原為主反經君子孔孟在

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

其中不必指德位祿者言○聖人之道至中至正人入可造而至而但患有邪慝出而亂之于焉闢其亂正者而引進其可造者使之知所與起而偕之大道是則聖賢之心而已矣于孟子之闢邪衛正可見焉昔萬章問曰嘗聞孔子在陳時忽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而簡但知進而取法乎高遠究不忘其生初之脫畧孔子既眷念魯士以傳道則當思其上者何乃舍之不思而獨思魯之狂士也孟子曰汝欲知思狂之故觀諸孔子之言而可見孔子嘗曰不得中道而行者而與之必也狂猖乎狂者進取猖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士之中道者哉不可必得故不得已而思其次于中道而行者之狂士也萬章曰敢問當時魯士中如何人斯可謂狂士也曰當時狂士亦頗多吾不及枚舉卽如琴張臨子桑戶之喪而歌曾晳値季武子死往倚其門而歌又有牧皮者其事不槪見而大約與曾晳二子同者斯

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愨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

則孔子之所謂狂士矣章曰有名狂之人必有所以爲狂之實不知以何等作爲便謂之狂也曰狂之爲人其志極大故其言亦大嘐嘐然動以高遠自期曰吾觀今人俱無足爲若以吾而修德必法古三代以上之人以吾而立業必法古三代以上之人夫既動輒稱古人以自期待則平日所行宜即踐其言矣乃及至平考其行終遠古人而不能掩蓋其所言也是則狂士之謂而已矣夫狂士行雖不掩而志有可造孔子安得不思之使可多得其人其志懸矣而無如學士之志域于近小者多故狂者又不可多得也于是欲得夫其心介然不屑爲夫不潔之事之人而擬其所守以與之傳道是則孔子之所謂獧也狂可造中行獧亦可造中行是則又一次于中行之士也得此二士而中道不患其無傳故孔子兼思之其爲道計者切矣章既得孔子之所思者遂欲問孔子之所惡者故又引惡鄉原之言而問

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獧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斯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

曰昔孔子曰有人于此過我之門而不入我之室入必憾之言我則不以為憾反惟恐其親就者此何人其惟鄉原乎何以故為夫鄉原蓋德之賊也孔子惡之如此必鄉原為人實有可惡者在也敢問夫子何如作為斯可謂之鄉原矣孟子曰欲知鄉原之為人亦自其志行觀之可見彼狂獧皆孔子之所取也而鄉原則反皆譏之其譏狂者曰彼何用是嘐嘐然也言不顧其行行不顧其言而徒虛存其志願動則曰古之人古之人以妄自高比耶又譏獧者曰行何為是踽踽然獨行不進涼涼無于人情意冷落無所親厚哉敢當自遂其生平之志曰人既生于斯世也即當為斯世之人也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而無一以為不善者斯即可以自成其品詣可以自立于斯世矣鄉原譏狂獧而自言其志意如此于是一味斂退藏閹然獻媚于世以求取容悅者如是則鄉原之行而已矣安有一丈夫之浩

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

氣傲骨乎哉萬章曰人之稱譽難遍一鄉若一鄉皆稱爲原人無有異詞卽輿論之公推之意其立身行已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可知矣夫謹厚之行是亦德也何害于德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此何故哉曰子孰知鄉原情狀之可惡乎其處已也善自矯飾將欲概舉其大畧而非議之令人無可舉也將欲詳摘其細咎而刺責之令人無可刺也其待人也巧于逢迎今每方風俗日流于下有志者何可與同而彼不敢矯異一惟阿比焉今舉世人情日趨汙濁有守者何可與合而彼不敢岐分一惟附和焉夫人貴有眞性實行而彼矯飾于己彌縫于世如是偷安有眞性實行哉但知襲其形似而已其居之于心本非忠信也而深情厚貌渾然若有似乎忠信者然其行之于身本非廉潔也而好名矯讓儼然若有似乎廉潔者然所謂闇然媚世者如此衆人無識徒狥其迹不疑其矯僞而信以爲眞忠信廉潔之人

德之賊也

呂偉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若風俗類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

皆喜悅其爲人而稱譽之衆人雖爲其所欺而已心不能欺使彼自知其非則悔悟有機未至見絕于正道而無如以衆人之悅爲已足因而忘其本來遂自以爲至是無非亦無悔悟終其身不可開其迷而與之造入于堯舜大中至正有常不易之道夫堯舜之道本之天命具之人心眞至德也鄉原納德之似以亂眞世俗之人盡爲惑溺皆將效其闒然媚世之爲而不知不但自害且以害人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安得不惡之乎惡之者正惡其似是而實非也孔子嘗有言矣曰吾甚惡夫似而非者夫天下之似是而實非者皆能亂眞恐其亂所以可惡斯亦何往不然彼莠之于苗也佞之于義也利口之于信也鄭聲之于雅樂也紫之于朱也皆以似而亂眞者猶且一一恐其亂而惡之而况鄉原之亂德乎斯眞似是而非之最甚者其所亂安得不恐安得不惡由孔子之言觀之鄉原豈非德之賊乎故不入

似苗之莠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聲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狷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

不惑如是其惡之也夫鄉原亂德眞邪慝矣然所以有此邪慝者何哉蓋由大經不正而人心之眞是未明耳有世道之責之君子而欲擯斥邪慝不必與之爭也惟在反復其經常之大道而已矣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親義序別信之道乃莫爲以聚萬世不易之常經所以範圍乎庶民者也君子躬行此經以率之于上又修明教化禮樂以導之遵守此經于下則經旣復而皆歸于正矣經旣正則風化之行庶民皆知眞忠信眞廉潔之爲是興起于至眞之善庶民興起于至眞之善則野大遊女皆有氣骨而似忠信似廉潔闇然媚世之邪慝雖欲惑人人自皆知其爲非不爲其所惑銷鑠而至于無矣不待擯斥而自無斯眞善于闢邪者也孔子惟惡鄉原故思狂狷以進中行惟正君子反經之事一惡一慕何莫非衛正闢邪之深心哉學者可以繼孔子而與矣

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旣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獧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獧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

此孟子歷序道統之傳而終之以自任之意明己之得統于孔子前三節叙羣聖歸重在孔子末節全在一今字隱然有守先待後意其曰無有乎爾者不敢顯然直任故爲憂世之謙詞雖致望于人而實非諉之于人乃反言以决其必有也見知聞知皆爲道統維係之人論難易似見知易而聞知較難若論先後實見知先而聞知爲後蓋聞知隔五百餘歲必先有見知者爲之羽翼堯舜湯文皆然寧孔子獨不然故孟子以見知下聞知世居甚近可自附于見知孔子之班以俟後聖而不惑非謂湯文孔子無見知遂不能自興于五百餘歲之後也自文王而上聞知之統屬之帝王見知之統屬之名世蓋天意主于行道故付其統于廊廟之人自文王而下聞知之統屬之素王見知之統亦屬之私淑蓋天意主于明道故付其統于草莽之人在廊廟者功顯在草莽者澤長故孔孟之業不在堯舜湯文之下○

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卽仲虺也爲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

孟子七篇之末論狂狷憂道統之失傳論鄉原懼異端之害道論堯舜禹湯文王孔子以見正統之有在此孟子作書本旨其與論語末異者彼則序政事之實以行道言此則敘見聞之眞以明道言能明自能行一而已矣○孟子曰世維于道道統于聖自古聖聖相傳道統賴以不息者一曰見知一曰聞知見知者推廣羽翼之于前聞知者闡揚紹述之于後由前至後其年歲相去之遠大約皆五百有餘歲斯固歷萬世如一日者也已往者旣有所屬將來者何可無其人吾是以不禁爲之思前顧後而念及于今也道不始于堯舜而精一執中之旨自堯舜發之故道統之傳自堯舜始由堯舜至于湯由湯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皆應五百餘歲之期而凡三絕續焉使不有湯文孔子之聞知則統幾絕而旣有禹皋伊萊望散之見知則統以續湯得聞道于堯舜者于稽堯舜時有若禹皋陶者親承堯舜

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

之道而知之于是洪範九疇典禮秩敘堯舜精一之旨賴禹臯昌明之于前而湯之降衷恒性制事制心有以為聞知之地焉文王得聞道于湯者于稽文王時有若伊尹萊朱者躬逢湯之道而知之于是主善協一懋昭建中堯舜至湯精一之旨賴伊萊昌明之于前而文王之緝熙敬止道岸誕登有以為聞知之地焉孔子得聞道于文王者于稽文王時有若太公望散宜生者親炙文王之道而知之于是敬勝怠勝迪知棐教堯舜由湯至文精一之旨賴望散昌明之于前而孔子之識大識小刪定贊修有以為聞知之地焉自道統屬之師儒而從來若相相傳之道畢聚于孔子一人矣由孔子以前皆五百餘歲而出一聞知必先有見前聖而知之者則由孔子而後今必先有見孔子而知之者昌明孔子之道以開後五百餘歲聞知之統矣且使由孔子而來至于今問其世其世之相去已甚遠問其居其居

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敘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之相去。不甚近。猶可曰世遠言湮。不得造其里。登其堂。而沐浴其餘澤。想見其爲人。以自諉于見知之不能也。今則猶幸僅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自鄒至魯。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流風餘韻。猶存人間。車服禮器。尙得縱觀。若時若地。俱可得見知也。然而悠悠斯世。有志私淑者甚少。誰復有任此責者乎。吾深慮夫見知者之無有也。夫見知者而無有乎爾也。則五百餘歲之後之聞知者。亦將無有乎爾矣。自堯舜以後相傳至孔子之道。不自此而絕乎。是則大可憂也。則夫有志斯道之責者。其何容以自諉也哉。孟子之憂思。雖若致望于人。而居接世道之言。其卽隱然以見知自任矣。以揚墨橫行之世。不有孟子之闢邪衛正。千百世以後。其何以爲聞知之地也。孔孟雖不得行道于時。其功豈在堯舜湯文之下哉

孟子卷之七終

[illegible]訓內稱余者即蒿菴先生其[illegible]訓直稱稼書者以行輩最長

當湖陸稼書蒿菴兩先生著

同里顧天健錫承輯男麒錫作三拜訂

康熙甲子年稼書以幼子從余學先是癸亥五月稼書入都至姑蘇寄余書云一身遠出幼子無知所恃者師保得人耳臨行匆匆言不能盡想太翁亦不待言而知其意也舟中細思一齊衆咻之義覺得咻字情狀萬千愈思愈覺可畏非必有意引誘然後為咻凡親友來者或語言粗鄙或舉止輕率一人初學耳目便是終身毒藥故有心之咻猶有限無心之咻最無窮此孟子所以必欲置之莊嶽也此書講咻字最妙因思吾人生於斯世一出門時衆咻皆集目之所見者少正色耳之所聞者少善言身之所接者少端人正士或以游閒嬉戲咻或以聲色貨利咻或以異端曲學咻所咻不同莫可勝數嗚呼入水焉得不濡入火焉得不熱不知不覺自然為其所誘久且與之俱化矣故不特人家子弟防閑甚嚴即吾儕亦當正其學術高其志趣慎

其交遊庶不爲流俗所漸染。

凌稚隆云、班固因劉歆七畧爲藝文志。其存者蓋六畧。而輯畧不復可考。稼書云、輯畧蓋即今之類書及選本。顏師古謂輯與集同。蓋諸書之總要是也。

孔壁藏書、顏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論語孝經於孔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稼書云、師古不引孔叢子。當查。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稼書云、按師古此處宜詳其異同。禮有中庸說二篇。師古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稼書云、按依師古則今之中庸乃在記百三十一篇之內。明季講家欲即以中庸說二篇當今之中庸謬矣。按禮有中庸說二篇。此中庸非今之中庸。禮中另有中庸二字。故爲說以解之。凡二篇。今不可考。今禮中有中庸一篇。此中庸即今之中庸。亦非此本禮經。蓋此之流。言即今中庸亦非是禮之本經。蓋與中庸說二篇同一流也。稼書所云明季講

家欲即以中庸說二篇當今之中庸者蓋指譚梁生而言梁生作見聖編誤認中庸說二篇這一句遂以大學中庸合爲一書而以大學爲中庸上篇以中庸爲下篇故稼書斥其謬

據書大全載孔穎達一段則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皆不見眞古文而誤以張霸之徒所作十六卷二十四篇爲古文之書然則今藝文志所載尚書古文經亦僞也固但知張霸之百兩篇爲僞著於儒林傳而不知藝文志之古文經亦張霸之徒所作也稼書云師古唐人並不注明何故

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稼書云辨學術同異者不可以不知

班氏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至於天子之說又儒林傳贊云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稼書云愚按班氏

之言如此。然康成注三禮。而不及逸禮。戴氏定禮記。而不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是亦孔子文獻不足徵多聞闕疑之意。蓋以其無章句訓詁。則文不足。無經師授受。則獻不足。以此爲訓。猶有如張霸之百兩篇。趙賓之解箕子明夷者。禮古經。即逸禮今不可考。淹中魯地名。明堂陰陽王史氏。三記。即禮古經之傳也。古經及記。大約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而士禮不詳。瘉愈同。倉張倉也。士禮。即高堂生所傳儀禮之十七篇是也。倉制禮由士禮而推天子諸侯之禮。大抵臆說爲多。終不若逸禮三記之說也。然逸禮三記雖若可信。而康成戴氏皆不及之者。以文獻不足徵。故不敢采之以垂訓。此先儒闕疑之意。正以防後世影響傅會之弊也。

稼書云。古禮散逸。僅存儀禮十七篇。所載皆士禮。而不及天子諸侯之禮。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經。以禮記爲傳。而徧采周禮及各經註疏左傳中之所言天子諸侯之禮。掇拾成書。庶幾全備而無遺。惜此書係朱子晚年所輯。喪祭二禮。不及手自裁定。易簀時。囑黃勉齋足成之

顧涇凡曰朱子平心巨眼眞未易及如明道先生最所親信然定性書識仁說都不將與太極圖說西銘一例表章此便是裁成輔相手段。按識仁說姚江之學所借以伸其說者稼書云定性書畢竟與太極圖說不同太極圖兼動靜說便平正無獘定性書主靜亦定動亦定雖程子之說與異學不同然恐爲異學藉口

稼書云金仁山將洪範擅爲更改黃道周又擅改之殊覺多事凡一切經傳旣經朱子訂定後人但當恪遵而堅守其說不可再爲移易譬之湯武征誅卽可一見後人不可再試蓋必暴如桀紂仁如湯武然後可興問罪之師若以湯武之仁而不遇桀紂之暴以桀紂之暴而不能如湯武之仁且不敢輕言放伐況暴非桀紂仁非湯武而敢稱兵犯順乎奈何今之學者欲輕改前賢旣定之書是欲以南巢牧野之事再試於非湯非武非桀非紂之時也致後人蔑侮聖賢而猖狂無忌者其端必自此矣不可不深戒也

中庸費而隱至辟如行遠章饒雙峯云道不遠人是就身上說素位而行是就位上

說此身放開一步然位是此身所居之地猶未甚遠下章言自卑近至於高遠遞遷放開去稼書云此未是是四章書乃一章收緊一章蓋費隱章是泛論道體說得盈天地間無處非道已極其廣濶了恐人馳騖於元遠不知反身而求其至切者故次章開口便說道不遠人次節要人於治人者見其不遠三節要人於施於人者見其不遠四節要人於責之已者見其不遠總要人於切已處做體道工夫然人道之至切者儒自無窮即以事父論有天子之所以事父者有諸侯大夫之所以事父者有士庶人之所以事父者道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又當審我現在所處之位則為之外此雖皆是道而非我之所當為矣然位中所當為之道又無窮也有卑近焉有高遠焉又當從卑近而達於高遠焉蓋一步收緊一步並非步步放開去也下鬼神章又推開從費隱說說得又廣濶後達孝等章則又從孝之一節推致其極以見其高遠總見道之費也按此說極是

余嘗疑朱子敬則萬理具在一語蓋疑萬理無窮未盡窮理之功如何一敬便能具

在稼書云敬是徹始徹終工夫有初學之敬有聖賢之敬聖賢之敬固能萬理具足於心初學能敬則亦能不虧其本體矣這一句須分淺深看乃得

顧涇陽先生云靜坐是入門一妙訣李延平先生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乃就中點出一箇活機又靜坐一妙訣又云周子揭主靜是得手事程子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是入手事延平教人看未發氣象又就中點出一活機按先生兩條則抑先生之學專在靜一邊做工夫不知周子之主靜不是黙然端坐只是無欲故靜周子早已註明程子言人靜坐就初學之人且先消其浮躁之氣然後可以加工亦非將靜坐爲徹始徹終之工夫也至延平教人看未發氣象朱子亦甚不滿其說奈何揭三子之言以爲宗主耶大抵涇陽之學與高景逸同故稼書云看此條便見涇陽景逸是一派 陽承按周子主靜以立人極程子定性書主合動靜皆定二子實互有發明勿泥看

心要在腔子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這腔子二字稼書看得活云這腔子就心言則

心是腔子而惻隱之心充滿於一心之中就身言則身是腔子而惻隱之心充滿於一身之中就天地言則天地是腔子而惻隱之心充滿於天地之中如此講則兼體用合內外方無遺義

康熙丁卯歲靈壽多蝗徧野稼書出預備倉穀以穀易蝗募民捕之日納數斛坎而埋之稼書問余曰捕蝗與買物放生其心同否曰同所謂義以成仁也

曾子固國策序最好讀國策先須讀之心中便有把柄方不被其欺瞞稼書癸丑年所選國策去毒五十篇批甚好當與曾序參觀

一本而萬殊在太極圖則萬殊只在一本內如所謂子在母腹中是也在人心則蘊於中者爲一本發見於外者爲萬殊雖曰天人一理然微有别稼書之說如此姑記之以俟細參萬殊一本與理一而分殊不同萬殊一本者如一箇水源頭流出去有千派萬支的水而千派萬支的水皆出自一箇源頭也理一而分殊者如同是一箇水江河也是水四海也是水以至溝澮百川皆是水也太極生陰陽五行男女萬

物吾道一以貫之所謂萬殊而一本也就萬物散殊各各不同而其理則一所謂理一而分殊也又曰萬殊一本一是就人心而言理一而分殊一節就萬殊之理而言又曰所謂理一而分殊者比如一箇孝自昏定晨省之細節以至尊富饗保之極致又如承順親志也是孝諭親以義也是孝三牲五鼎也是孝菽水承歡也是孝孝之道理萬殊然總不出乎孝之一理也是亦所謂理一而分殊也此辨出於同里顧惕承及太倉陸桴亭之說

稼書謂呂氏之學已見大意但與漆雕開見大意恐有不同蓋見大意有兩種有能見大意而未必能見其中之小節者有能見大意並能見其小節而未必能實體諸身者如狂者一流能見大意而未必能見其小節如康節大意小節都能見得而未必能盡體諸身只把來玩弄若漆雕開能見大意矣卻有欿然不足之心而又有箇奮然求進之心所以說之也若呂氏者其或未能如是歟

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稼書曰程子云此未發亦未可便謂之性而朱子集註則直

云其未發則性也二子之說微不同愚嘗思之矣所謂未發不論聖凡皆有未發但聖人之未發寂然不動萬理明備固可謂之性矣若凡人之未發其中黑窣窣地雖性固未始不在其中然亦何可遽謂之性歟程子之意或是如此然則朱子直謂之性則又何居蓋此節中和二字是就現成說就本來說猶孟子之言性善也故直謂之性亦何不可程朱之說正好參看其實不相妨也

性理卷一第三十七張註中朱子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爲用也然又有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焉稼書云此條甚好須知

譚梁生諱貞默崇正戊辰進士著見聖編一書係四書講說皆穿鑿附會以孔孟之言皆因事而發非空說道理然間有可取者稼書摘其三條於左

稼書云見聖編未見其全書讀其論語考目及孟子總論辨旨大畧二篇亦足見其

大概其最謬者謂儒佛無二義謂自漢唐北宋以前曰回由曰由賜至南宋始謬起顏曾之稱回由賜三子是時雨化閔宰三冉游夏以至曾子有若子張是成德餘六十子爲達才其最是者謂讀書必論世就事質言則辭實而意長因言析事則指顯而義定然所謂就事質言因言析事者其的確者固有其穿鑿附會者亦不少如論孟子非親受業子思齊人伐燕有二事孟子先適齊後適梁居鄒之鄒非鄒與魯鬨之鄒此似的確如謂孟子望見齊王之子即湣王子法章謂附以韓魏孤臣孽子魏魏大人並爲孟嘗君諸說則皆穿鑿附會

其論孟子非親受業子思曰史記列傳云孟子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邵以人爲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然按孔叢子膺書其名不載史傳漢志中多孟子親見子思語皆不雅馴悉贋語也師古注漢書云孟子子思弟子王邵以人爲衍字皆惑於孔叢子者也子思孟子生卒之年諸說互歧總無的據吳氏程謂子思享年六十有二故伯魚先孔子五歲卒

卒之年下距魯繆公元年計七十七年子思即生於伯魚卒之歲若以六十二卒計之則遠不逮繆公立矣今據孟子言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似時子思已老孟子之言必不虛則譜云子思壽百餘歲者信也至於孟子年八十四歲卒在周赧王二十六年魯文公六年上距生年當在周烈王四年魯共公五年去繆公卒已六年矣即子思百餘歲思孟子之生平相去已一百十有四年必不及也史記短子思之年後人遂謂不及魯繆公孔叢子混孟子之生年遂謂上及子思皆誤而孔叢子尤舛。又曰孟氏譜云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年八十四歲默按八十四歲自赧王逆推當生於烈王四年定字必烈字也其論孟子先適齊後適梁及伐燕有兩事曰史傳稱孟子遊事齊宣王不用乃見梁惠王當惠王一見呼叟則知孟子時年已長非自遊梁始也見齊宣王必在前作書自梁惠王始者義利之號以此章爲冠冕非爲編年設也梁惠王襄王齊宣王滑王一時卒立年代諸書互異即史記世家年表亦自相矛盾索隱引紀年梁惠王六是

齊湣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時竹書紀年出魏地即晉乘其實錄也則知孟子見梁襄王後再適齊非復齊宣王乃齊湣王也是以史記燕世家載燕噲子之之亂齊伐燕者爲湣王觀孟子前伐燕者稱宣王後燕人畔者止稱王不稱宣王則知前後伐燕兩事相去已遠故隔別記之凡書中孟子在齊而但言王者皆湣王也蓋七篇乃孟子手作孟子没將湣王未走死故不稱謚要知前游齊不久游梁亦不久末後在齊當湣王爲東帝去帝復爲王時則所謂久於齊非我志也蔡虛齋嘗引亦云齊伐燕有二事其一當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也其一則齊湣王因子之之亂伐燕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也燕噲遜國在宣王卒後九年湣王伐燕在宣王卒後十年蒙引此段先得我心又曰孟子往來齊梁歲月史記通鑑綱目竹書紀年皇極經世諸書所載各不同難以縷析要必如史記先見齊宣王去齊乃見梁惠王去梁復見齊湣王最後去齊致爲臣而歸乃有魯平公樂正子之語始與書合

其辨居鄒之鄒非鄒與魯閧之鄒曰鄒邾之說殊惑千古聖賢鄉土不可不辨春秋時有邾國所謂邾儀父事齊桓以奬王室王命以爲邾子國在魯北齊境爲齊附庸之國或云魯附庸者非也又有小邾在宋南非改鄒之邾也終春秋世邾魯相征伐至戰國時邾改爲鄒孟子猶記鄒與魯閧蓋邾改之鄒齊之與國魯之世敵也鄒國非孟子鄉往來於齊必道其國或偶留之是以有穆公之問若孟子居鄒之鄒則魯之鄒也孟子書中有二鄒也鄒國在兗北近紀鄒邑在兗南近徐愚以兩言決之孟子所生之鄒非戰國穆公之鄒國乃春秋孔子所生之鄒邑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昌平鄉陬邑徐廣注陬音騶愚按古陬鄹鄒三字皆通騶音也非通字也朱子集註序引史傳改鄒人爲騶人非也因傳中三騶子而誤三騶子則有騶忌騶衍騶奭騶姓也非鄒人之鄒也論語孰謂鄹人之子是鄹陬通也括地志云昌平山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鄒縣東北五十里爲故鄒城孔子生在鄒鄒有闕里長徙曲阜仍號闕里一統志云鄒縣孟子所生縣有鄒城即孔子父叔梁紇所治之邑是鄒

陬邑也叔梁紇時已名鄒安得謂孟子時改鄒也今泗水曲阜與鄒三縣皆在兗南接壤其證也春秋邾國在兗北青南即今濟南府鄒平縣去魯遠安得云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今孟子鄒縣與昌平山叔梁紇所治陬邑名故鄒城者相去止五十里故曰近甚然則孟子與孔子蓋同邑人也

巧笑倩兮此章書有重詩者有重禮者重詩之說亦是然無甚意味會論何必記之弟子之所以記此一章者只爲禮後一言故記之非因聖賢之論詩而記也即貧而無諂章亦只爲如切如磋二句見義理無窮功夫無盡故特記之非因聖賢之論貧富而記之也此說極有高識。惕講義悉遵其說故着重註中論學知學字講

儀禮周禮皆周公所作儀禮則以朝聘會同冠昏喪祭爲經以官制爲緯周禮則以官制爲經以朝聘會同冠昏喪祭爲緯

王文成譏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以前都無主敬工夫不知古人之學其根基全在小學中做成小學中節節都是敬到得入大學時不言敬而自無不敬矣故八條

目中亦節節都是敬也

孝經亦有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孝經、得自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古文孝經、得自魯恭王壞孔子壁屋中今經十八章、鄭康成諸儒主之古經二十二章、孔安國馬融主之而今文獨行然孝經一耳特所傳微有不同非今文與古文各爲一書也黃東發有一條甚明詳在黃氏日抄中

治經有兩種工夫先看漢儒之說後看宋儒之說主漢儒而不主宋儒則道理不明主宋儒而不主漢儒則不知原本蓋宋儒之說多本於漢儒而非揣度之見也

理欲之分不難辨認難在於天理中曉得他分寸比如以惠與人不當與者無論矣當與而與之非不當乎理也然其中有分寸焉有當多與者有當少與者多者少之少者多之便不當乎理也必多少各得其宜然後爲得其中不特此也大而綱常倫理小而事物細微莫不各有分寸焉而道理之分寸已詳具於五經四書之中此工夫之所以貴乎格物即名物度數之微亦莫不體究而詳察焉無非講求道理之分

寸於平時臨事庶無差謬若但師心自用雖未嘗不是天理然於細微節目之間何能曲折中理此所以卒爲無心之枰而於時中之道相去遠矣故王文成致良知之說斷不可以垂訓程朱格物窮理之功所以萬古無弊也

一貫不是有別樣工夫只是隨事精察力行做到極熟便能一貫參乎一呼不是另要授以求一工夫只要看其平日精察力行得力與否須要說得切實方是吾儒之傳道不是佛老之傳道。吾道一以貫之有兩說論語本主萬殊一本言又有借一貫之旨以明理一而分殊者如子夏之門人當灑掃應對進退章註云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又外註程子第三條云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此是借一貫以發明理一而分殊非論語一貫本旨朱子門人陳埴字器之號潛室有辨詳木鍾集

操則存舍則亡一節不是說心之病是言心神明不測之妙蓋心之爲物非存而入即出而亡是以操存之功不可頃刻間斷也若曰因其出入又將一箇不出不入之

心照管那出入之心則以心制心又有兩心矣故朱子云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返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雖舜禹之聖亦以精一爲戒也。操存二句各兼動靜體用說

稼書謂氣數盛衰惟四時之叙一定而不可易至於天下興衰斷不可諉之氣數要當以人力持之是以聖人不言命孔子不以春秋而厭其行道之心孟子不以戰國而忘其濟世之念孳孳汲汲死而後已者職是故也天下猶舟也治天下者猶舟師也舟師不以風波之惡而徹其篙檝則終於得濟矣若一遇險巇便束手以任其舟之傾覆又何賴於彼哉治家之道亦然人不可不勉也

朱子釋經有極小心處有極放膽處如春秋一經孔子所修似當必有凡例今旣不可考後人豈可傳會穿鑿故朱子終身不敢犯手此是小心處如詩則刪去小序易

則直用邵子圖說禮則以儀禮爲經周禮禮記爲傳是放膽處

天地間鬼神只有三種天神地祇人鬼是也三者之外非妖卽怪君子遠之

稼書云爲官寧可得罪於上官不可得罪於百姓蓋做好官若存一箇要民道好之念便是名心未斷入亦盡其在我而已民之德我不德我置之勿問可也

右松陽劄記係同里陸𦺇菴先生諱公繆字方淑在陸清獻公靈壽任時問荅所筆劄者積成一帙均關學術人心先王父暨先君子生同鄉長隨行且誼兼中表貽留什襲而藏已閱三世矣歲癸未先王父四書一貫講已付剞劂公諸同好而兩先生氣誼相孚所以闡發聖賢義理之處實有裨於來學謹錄數條附刻於後以與松陽講義並垂諸不朽云爾

乾隆二十八年歲次癸未桂月上浣日後學顧嗣績率男廷棟廷榦校對敬梓拜識

